

淵

于

集

淵子集

書牘卷第六

復王廉生太史

復邵實甫觀察

復陳弢庵閣部

致李肅毅師岳相

復于晦若職方

同前

復宗載之姊丈

致李蘭孫師相

復宗湘文觀察

復陳弢庵閣部

致梁節庵太史

復宗載之姊丈

致于晦若禮部

致朱子涵內弟

復于晦若禮部

致樊介軒侍講

致吳卓人上舍

致于晦若禮部

致朱子涵內弟

示宗甥

復梁節庵太史

復于晦若禮部

致梁節庵太史

復宗載之姊丈

復吳卓人上舍

示宗甥

復梁節庵太史

復陳弢庵閣部

同前

復張楚寶觀察

致于次棠中丞

致張筱颿廉訪

復陳弢庵閣部

致陳弢庵閣部

復陳弢庵閣部

復李肅毅師岳相

致柯巽庵都轉

致陳弢庵閣部

示宗錫

復陳弢庵閣部

同前

復柯巽庵都轉

致李肅毅師岳相

致陳弢庵閣部

復柯巽庵都轉

復陳弢庵閣部

復柯巽庵都轉

復柯巽庵廉訪

復陳弢庵閣部

示宗甥

致柯巽庵廉訪

致陳弢庵閣部

復陳弢庵閣部

復柯巽庵廉訪

復鹿菘硯尚書

致鹿菘硯尚書

復朱子涵內弟

復陳弢庵閣部

復鹿崧硯尚書

復楊萍石觀察

致于晦若侍御

致秦伯虞院長

復陳弢庵閣部

同前

復秦伯虞院長

致陳弢庵閣部

致劉仲良宮保

致安圃姪

示宗甥

示李偉侯內姪

致于晦若侍御

復秦伯虞院長

復陳弢庵閣部

致安圃姪

致于晦若侍御

致安圃姪

上慶親王

復陳弢庵閣部

復安圃姪

同前

致柯巽庵方伯

復柯巽庵護撫

復安圃姪

致安圃姪

致劉仲良宮保

致秦伯虞院長

復安圃姪

示宗甥

復柯巽庵護撫

致安圃姪

致楊萍石方伯

復陳弢庵閣部

致安圃姪

書牘卷第六目錄

淵于集

書牘卷之六

復王廉生太史

昨由兒輩寄到惠書敬悉一一出署本鄙人素志若滄
兒姻事早定去冬今春即可遷居此事屢議屢乖疑有
定數端侍御一疏十二日見電鈔黃及眷屬即先後遵
旨兒輩到後黃回里門祠屋萬不敷孝達電屬與閣
下商借延君盤山別業其地亦非久居之所當即復謝
其時未得閣下存問一紙不及待也承示鄉閒不可居
宜在縣城覓屋誠亦一策但亦勢不能行籍之去津鐵
路一日可到合肥一日不去直督即在鄉尚恐招搖況
近往縣城邑令乃徐頌閣姻戚亦與二廖有連人極圓
到以督部故必來周旋竊恐更滋物議黃初意一到籍

即抱呈至縣立案然通詳到津不過閣置亦無益處且城爲三里之城亦無倉卒可售之屋止一虧空書院經費之鄭某挈家逃去屋似可借而與之作緣必託了此官事豈非自生葛藤且失鄉望況閨人奩資以都城之大尚復駕言巨富鄉人不開眼更甚於都城止將敝書數十籠運去即已見所未見如果挈眷而歸即梁孟隱居之服亦將誤認爲綺羅而手挽鹿車必猜爲明月夜光珊瑚玉樹之異寶旣不能家喻戶曉盜賊可虞息夫邱亭恐橫生禍患是以鄙人有浮河南下擇地深隱之計今來教謂萬勿作吳下厲公之想其中亦有至理而閨人書至以軍事日棘合肥憔悴萬分勢難舍之而去亦屬至情是以黃近又變計家聽其在津而隻身浮沈

於里門左右雖非韓康之變姓名權如梅福之棄妻子
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設合肥得禍必須波及鄙人
以爲快亦復無可如何委之於命萬一事平再於鄉間
妥籌長策計此半月中在里舍三日餘皆寄食於舊姻
或蘆或灤或北山或西郭居然如張儉矣此遣戍塞上
未嘗之艱苦然家家雞黍日日瓜壺其中亦有片刻之
娛焉幸勿念也賢郎致兒子書屬黃暫到都下此或止
謗解紛之一法但事須詳其根本端疏出於賄參其意
止要鄙人不在合肥左右而已其一觸即發自是要人
爲之聞言者不已不知究因衆怨合肥而鄙人牽連得
書抑鄙人舊嫌積久而發此層懇閣下爲我探明底裏
儻止是遷怒鄙人到京所謂遇兩則解如深惡痛絕於

鄙人則潛伏猶恐其昭何為自投不測之地醫者治病有相似而實不同者此切脈所以必兼望問也想古誼夙敦必不以空言見復深盼深盼日本奸宄防不甚防鄙人自壬午以來屢以日本必噬朝鮮為慮屢上章疏為曲突徙薪之計海軍疏更切言之記有一疏所陳六端曰理商政曰預兵權曰救倭約曰購師船曰防奉天曰爭永興是八年九月十七所上此疏交北洋行朝鮮駐劄使臣日本得之切齒深恨有非殺張某不足以得高麗語此從前駐仁川領事某言之者疑謗語離奇波瀾壯闊不獨一盛當有日本閒諜為之若中國之人恨黃當不至此即盛亦深知弟不預事既已逐去則亦如願何取洗垢求瘕耶日本則奸宄究屬門外居多以為

合肥必信我如左右手尚慮其事急相求故得陳平四萬金者散布謠言以動城南士大夫之聽一若合肥爲債事首惡鄙人即債事從犯試以十二年前九月十七之言證十二年後八月十一之事先見者不受賞而受罰且其時水陸將弁無一受罰而先罰鄙人又何故也誠如來教不足道不足道聊爲知己言之耳記合肥與弟締姻時即欲代治公事引嫌而止今蕡所深悔者止此一事如果當日竟爲辦事言聽計從以我之猛濟其寬淮將海軍何至如此日本即不寢謀亦堪一戰讒口噉噉何由動聽此是鄙人不老辣處所以然者一肚皮綫訂書爲害耳今雖放逐之餘不敢復置喙國事而家近五陵仍與國事相表裏高隱亦須得地聞遼瀋孑孑

孤懸僅有敗將支吾餘皆遠水救不得近火不但吾里
適當孔道即尊居亦逼近海濱設鯨鯢不戢東北可虞
太夫人安輿似以避地爲妥總之此番若屈於倭西洋
蠶起中國無以自立即彼僅求得朝鮮從此罷兵渤海
已失其半煙臺樂亭均展輪一日可到臥榻之旁有人
鼾睡吾輩尚得安枕耶鄙人所以終夕耿耿者非一人
一家之私憂鄉人竊竊則互相勸慰疑其回籍發牢騷
耳家事本易斷不斷正以軍事日迫之故所患不在蚊
蠅之點也姑取決於閣下再復之後彼遼瀋能少安則
至願矣

復邵實甫觀察

前寄復緘未到想道遠浮沈矣昨奉惠書方以閉戶著

書不豫世事羨鄙人不知侍又中彈射驅斥回籍矣入
山不深惟自悔疚無可怨尤實則朝鮮之事合肥於鄙
言未一采納而海軍閩將恐侍發其積習盛道又迎合
時賢之意賄屬彈章得此蕭然物外未始非福故鄉無
屋可居擬明年南下擇地而隱不知有礙否見在眷屬
尚寄津門河北侍則暫回里廬無故家室睽離有感感
靡騁之歎真可笑也滄兒姻事未諧是向平積願亦不
肯因患難之故草草了之閣下久羈黔中爲吾道慨如
果調滇不如歸去惟此公見已內召未必重回舊地直
道孤行處處轉禍爲福足見君子樂得爲君子鄙人虛
聲純盜故天每刻繩之以敗其名今且舊憾新仇千奴
共膽機械萬端然侍終不敢少貶其節一切聽之此足

告無愧於至交至戚者祝 嘏本應往以值東事嫌於
託名干進甚爲躊躇及有回籍之 命則自不當入都
矣太白所謂漢酺不到夜郎也咫尺 國門千里萬里
耳 朝廷圖用舊人東事仍無起色合肥力疾治軍將
帥乏才積玩之餘殊爲可慮田間作漆室之憂徒喚奈
何

復陳汝庵閣部

在津兩奉惠書適侍於七月初左足患一疽毒纏綿病
榻幾及一月八月初三四才能蹣跚而步旋患感冒水
瀉是以稽復被劾回籍時尚未大痊也合肥堅留五載
今春商允別居越三日而中變每留即老淚滂沱情不
能超非以微罪行其勢不能不如重耳之安齊鬱鬱久

居一旦非復檻中之後籠中之鶴端侍御一疏惠我良多矣閨人篤孝老翁垂暮之年自不忍遽去今亦出署隨夫以行措置皆合於道惟鄙意擬獨作南游暫留妻子津門俾合肥壹意治軍不爲兒女之私所擾似乎情理兩盡現尚未議定侍故鄉大水無屋可居頃正在田盤山下也軍事以海軍不得力乃趨重陸路勞逸相懸已非勝算侍馬江敗後深知閩將伎倆何敢插手而司道及水陸將弁均恐鄙人之發其私弊不免疑忌萬端此疏乃天津底稿價五百金或云閩將或云關道電報乃伯行管理侍亦不得見五六月閒合肥或擇要相告後則不相見者幾一月雖欲贊畫挽救亦力不從心耳先是禮部之甥承厚在北洋差遣經御史糾劾撤回禮

諷合肥留之合肥不敢諾而傳言者嫁禍於侍故一觸
即發以報東門合肥代繳臺費始得還鄉侍終不以此
爲悔也昨由家書內奉惠問敬悉墨樵之耗殊出意料
公多賢弟而兩誤於醫深爲慨涕堂上老懷何以曲慰
南望愴然朱氏外姑於七月化去與子昂祭外姑文先
後相望侍自顧不遑竟未能兼顧子涵矣聞平壤不守
退至九連城大局不堪設想侍得去安知非福祈勿遠
念南行有期當通問

致李肅毅師岳相

敬啟者旬日來以倭約互換後患無窮深念焦愁百事
俱廢冀有萬一之挽回公全其名國紓其禍不料沁電
傳來遽撤臺撫而派員往倭商推也遼半臺全遼貧臺

富遼皆已失之地臺爲完善之區還遼棄臺仍爲失算
在樞譯必以遼近京師臺則遠矣倭肯還遼已出意外
再爭臺灣必致仍啟兵端所患更鉅故不得已堅守小
信耳然倭可畏俄法德尤可畏即臺民亦非不可畏也
三國初仗義以責倭忌倭之遂強旣見中國倉黃換約
不能自振復催我交臺豈爲倭哉臺爲各國垂涎特以
英俄互相禁制不便開衅取之今中旣割臺畀倭則各
國必乘我已交地彼未受地以前連踪前往羣起爭臺
臺又有公呈籲號請各國保護是各國取不中不倭自
主之臺中不敢索倭不敢爭然後十分穩固此赫連勃
勃取劉裕關中故智於萬國公法亦不相戾英得之則
與香港鈎連法得之則與越南犄角從此閩粵中梗江

浙亦在其掌握之中瓜剖豆分無以爲國加以內地通商吸膏竭髓威海屯兵斷股扼咽雖有善者末如之何即中國甘以小朝廷自居但求京邑苟延勃海羸備便若無事形勢若此能無事乎然則此約所謂漏脯充飢餒酒止渴者也公云非變法國不能保違計身家此則名論然亦似是而非各省未變法北洋水陸各軍何嘗不參用西法者乃當一羊質虎皮之倭奴便已相率潰散可知變法尤在變人若仍用時相私人以爲才仍取泰西唾餘以爲法徒使千聖百王所留之禮義廉恥掃地無餘卒之人心不古徒法不行國仍不保且公願變法必先廢約約不廢內地通商釐捐及海關各稅均必大減即此三百兆洋債不知如何設法歸還八年之中

度支竭於上民力困於下外患未已內亂將生更從何處羅掘鉅款以爲變法之資乎以身家殉國如宋之文文山明之孫高陽此則所謂違計身家者今黃所慮則以割地求和口衆我寡殃及子孫國未危亡而身家先受其禍耳此而不計非忍人即愚人公智且仁何宜出此黃乃痛哭流涕骨肉肺腑之言何爲以游詞相拒也黃在署久不預事耳目已同閉塞況遠來南服息交絕游聞見益隘中外電音瞬息萬變誠難以臆見遙度但不可遙度者勢而可遙度者理公嘗與俄約共保朝鮮後又與喀使約請其勒倭退兵嗣以譯署主英 寄諭有恐墮俄術中語乃改計停講主兵今英袖手而暗助倭俄且結連與國助我索遼是公親俄疏英先見不爲

不明但索遼乃俄制倭非我用俄公之忠智尚未盡顯也夷狄有善則進之公宜推誠略分與三國求所以保臺之法暫救燃眉之急無爲斷腕之愚公法士民不願約本可廢助以強鄰持平重訂何不可之有聞南皮電我出洋各使竟能訂定十船雖鐵甲較少究勝無船若以公之久悉洋情外交尤契與三國密約即以償倭之五千萬分購三國兵船借用洋將反而制倭何嘗非轉敗爲勝之術此策在署略言之公忽置不省在浦口又極言之公復顧忌不行南皮厄於司農船不得來不可謂此志之不壯此策之不良南皮能之而公乃不能乎不爲耳總之此約非關係國之存亡公之忠奸家之禍福則黃以廢銅餘生何取再三相瀆公心亦自了然特

氣餒年衰臨危無助遂欲苟且了事爲厝薪火上之謀
試深思而熟慮之俄德法機有可乘臺人怒不可犯較
之倭奴氣餒孰可畏孰不可畏當有裹創投杖蹶起力
圖者矣黃承國士之知於成選以後申以婚姻亦嘗自
表頹唐懼非坦腹之選而公相攸之意至堅謂此舉華
夷皆驚並告人以國事家事均有所屬相期至此能不
勉承乃七年之中讒閒橫生公旣志不及遠徒爲公孫
祿沒身之計黃求去不得尚復如重耳安齊若有終焉
之志者實欲略效小忠得一當以稍酬知己之言旣已
萬事瓦裂公主戰而黃謀不從公主和而黃諫不納家
事則避忌而不得深言國事且驅逐而不能侍側天人
相舛竟令黃之於公並無絲毫涓滴之助言之痛心然

身雖在遠形迹隔而神魂通目擊我師四十年之勲名
威望一旦爲倭約喪盡不能不瀝膽披肝激切長言聽
否在公黃當自盡其道曾文正於豐大業一案動云內
疚神明外慚清議今之倭約視法約何如非設法自救
即疚慚不能解而況不疚不慚黃恐續假譁然銷假譁
然回任更譁然將終其身爲天下譁然之一人耳此數
條黃中夜推枕濡淚寫之非惟有淚亦恐有血非惟黃
之血亦有鞠耦之血非惟黃夫婦之血亦恐有普天下
志士仁人之血幸公審察之毋自誤也

復于晦若職方

臨行未得握手殊悵悵也楊柳青守凍得手簡知不隨
使槎同舟皆一時妙選從者自羞與爲伍及草一紙由

贊臣轉交則聞辭署督之招已送淵弟入都不知淵若
售否鄙人南來戢影申報又起浮言意在極之所往居
廬亦陋狹卑溼難作久計惟天氣已近梅炎止能暫解
行勝閉門深隱秋冬間或別謀山居耳息交絕游不意
節堪在此時一相見亦不能數閣下行止如何定局若
農芸閣想必相留在都後會何期不堪回首至於世事
非所宜言矣

復于晦若職方

小別重逢本不忍從者速去而囂塵湫隘度亦不能久
留止能聽弟入山鄙人則益岑寂矣即日往答芸閣與
節庵已他出以尊函面交其僕告以清晨已行而午後
仍送菜兩器來必節庵預告家人是以致誤因代卻之

忽忽半月與節庵不復相見芸閣經南皮以楚材輪船於初三日送之歸里矣洪魯軒忽來知從者在此似欲浼致仲魯書詭詞告以回杭而初二日洪二又有焦山勘礮臺之役正慮擾及瓜廬欲因節庵寄書因循未決初四日忽得來簡則已扁舟京口可謂超然矣南面王一語讀之發笑一邱一壑本是一事諸葛公藩籬亭障均有精思若經營吳會不知焦山亦造礮臺否靈巖之游想以文十爲東道主五湖浩渺便爾不可蹤迹茲遣人在上海訪問不得見則寄淵若許或可達我尺書唐薇卿棄臺來此南皮代電勒休此公恆擾如此何止田橫島笑人獻夫亦至問津門事不了了從者如久在焦山鄙人或入伏一行今旣他往無此豪情雅興舍親宗

載之由督部電召而來趨府四日不得見告辭而去本期鄙人同赴焦山一游以有伴礙談正在躊躇至今遂決意不往也梅雨頗涼今日又大熱來此兩月所游不能如弟之暢無濟勝具耳

復宗載之姊文

頃奉惠書敬悉一一各件照收謝謝時事如此鄙人決無求進之念恭邸得君不如怨家之專昨傅相來電懿旨深惜其才前尚有浮雲蔽月之技目下家有病婦寸步難離直不願有然灰之事但願病者漸瘥經營北方一佳處徐爲歸隱地耳南皮以弟在此恐觸要人之怒然識之於心未便宣之於口東陽巧人不做笨伯所指乃明道先生毅然以逐客自任希冀保薦人才妙在

屢來弟皆不見要亦無如之何近一夔已北南當得南
或者可免來煩聒耳此皆非意之奇不足深論也傅相
所留一席衆所垂涎亟思退避大約倭約定後不乞身
亦當迫奪真是危險之境觀此而熱病不解何藥可醫
乎

致李蘭孫師相

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_之有才者晚年爲貪詐所
使七顛八倒一誤再誤晚節若此愛莫能助夫復何言
惟綜其生平而論以功覆過略迹原心七十老翁何所
求乎議約竣_{此約如何能議}能容其退歸以全恩禮在
朝廷亦是厚德公篤故交求曲保全之此非黃私於
親昵也春秋之法罪有所歸寬子苛父亦非平允沉安

吳剡捨之績亦何可一筆抹煞能使此老無不測之禍是在仁人一言黃知猜忌猶深此老亦非見機者恃公心手必不過辣也此非所言恃愛姑放言之蓋以公夙性篤厚之故若和戰之迹則亦無從迴護雖身存而名已喪無如之何

倭圖朝鮮在都於吳軍力持不撤之說屢見封章此已舊話甲申花房之役乙酉春間定約已成兩屬蕢遺戍過津力爭之清卿不可此亦舊話厲津七年日慮此作杞憂合肥託大釀成此禍諸將已伏其辜而禍端萌自袁世凱熾於盛宣懷結於李經方儀老稍有明機為此三人蠱惑更成糊塗小李賣父誤國天地不容自己終身廢棄盛亦累經彈劾雖有大力庇之終為財色冥殛

獨袁以罪魁禍首而公論以爲奇才直不可解花房之
役攘吳長慶功此不足論雖曰欲尊中朝而一味鋪張
苛刻視朝鮮如奴並視日本如蟻怨毒已深冥然罔覺
土匪之起即倭所使電稟日數十至請兵往剿彼豈不
知親家翁之約者無乃太疏吳清卿折輩行與袁作兒女親家求翼長
不遂與葉爭分不相見指牙山使之屯劄致入絕地既
回津門所與合肥論者皆無甚高論嘉謨而與盛騰書
都下各表所見均係事後諸葛實則全無影響其時倭
氛日棘蕘自七月初九臥病至八月初月餘未見合肥
不能復爭所密謀者三君之外一張士珩而已焉有不
用其一策而日日仍預參謀議者乎都下諸公主持清
議皆呆人也袁乃子久從姪於蕘執禮甚恭且推子久

舊交亦何取雌黃後進第此公與之深談數次大言不
慚全無實際而究其所爲驕奢淫佚陰賊險很無一不
備公以通家子弟畜之則可以天下奇才目之則萬萬
不可所以不能已於言者旣已誤合肥矣更恐誤國更
恐誤公與之實有恩而無怨也斯人不用吾言不效此
信作夢噬觀則大幸耳聞徐建寅馬復恆都入大儒夾
袋亦何怪乎袁之攘臂而前哉證候漸深參芪不可得
大黃芒硝不可輕用沉於烏喙

復宗湘文觀察

逐客萍蹤書問闊絕偶因漱蘭前輩事屬載之通詞乃
承手劄下頌殷殷念舊感何可言即審政祉清嘉深用
注仰書院加修一節尊意似屬爲難弟儘可不問然仍

不能已於言者則以其事甚小其中節目甚多請終言之以千金爲修數似乎甚巨然已有三百金矣不過加七白金便得此數且言者以千金爲辭應者原不必盡如其意多則加至八百少則加至六百亦足見主人情誼部章雖嚴甌關雖瘠歲籌五六百金以益賓師之餼廩似尚非無米之炊弟非震於香帥亦非因漱蘭舊交期以必得也以此事行之蓋有三善焉漱公負鄉望徐孺下陳蕃之榻北海立鄭公之鄉禮敬耆賢閣下政弊益遠一也學使取才原不食報求儀弟薛家三鳳豈止陸氏一莊以書院矜式國人俾子戴孝廉稍盡事師之禮二也載之在鄂頗承南皮青眼雖以弟故實因順德侍郎稱述閣下愛兄及弟而南皮亦云在浙聞相見極

相契合即不至因院不加修拂意而惡載之然推友于之雅抱似人愛吾弟吾亦禮其所親覺得更爲融洩三也作書時弟僅據傳言牽入穀帥實則穀士處援唐根石師孫渠田先生之例書局月五十金或一百金當可如願漱公無城府極真摯面謂弟得此兩項二千金老於醉鄉意以吾兄通家弟又與閣下至戚必可深恃者此事恐終須一費蓋籌方見宏抱即以鄙人論之忝附姻好三十餘年從未以財貨之事相干亦未嘗薦二三俗士以相浼於江湖漂蕩中息交絕游萬事不問獨拳拳於吾兄以爲可與言情似亦非尋常書問可比而閣下尚躊躇未決耶來教盛稱長素強學會謂非常之舉必待非常之人願行捐助會事別具後幅鄙見願以助

長素者助漱公非常之人漱公足以當之一舉而得禮
賢尊師愛弟三善非常之舉先於極常處做起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孔子歿後孟子自是彊學會第一座
行孟子之言勝於附長素之會矣狂瞽之論還希察之
弟避地南來詳載之家書中不一

長素嘗著新學偽經攷以毛詩古文尚書周禮左氏春
秋均是劉歆偽造大抵本閻百詩魏默深諸儒之說更
暢言之第諸儒但言其偽長素則均歸獄子駿此老吏
銷除積案辦法省得連累多人子駿已附王莽罪應駢
誅造偽書輕罪不議矣人以爲長素刻酷弟獨以爲極
平恕光緒年間定此漢儒造書之案恰與廉生祭酒當
倭氛大熾時請經理孔氏閒田同一發笑而已去年八

月與弟先後爲人所劾飭粵督燬板查禁長素居然與毛銜並列又一奇也順德入闈中會元抑之盡恐榜首又被指摘長素大憾三甲刻殿試卷相傳狀元本屬康誤仞顏標乃歸蜀黨實則與閩百詩中探花同是誑語斤斤以鼎甲爲事恐非真能作自強之學者到金陵見南皮籌三千金倡此會序例皆康所造非南皮所作亦猶劉歆之託周公此間登申報自辨而內亦爲楊華伯所劾康已聞風而返粵矣此公會浼心海求見三請而一見之吾示以杜德機故姓名未入會中亦是大幸要之自強之局豈惟今日自道光庚子以後即須辦理而洋法非巨款不辦官款尚不敷何況私辦實係萬不能成之事所列四端去自強尚遠揚即不參久亦無效聞

下憂時過切見一似人者而喜有心哉鄙人豈以見逐
昧漆室之憂無如處困厄患難之境明知僑將厭焉亦
屬無法開口觸禁非膜視也幸鑒諒此數紙非豐于饒
舌臧否時賢以賢者同慨橫流聊申愚悃傷天下之無
人耳於一狂生何責焉

復陳毀庵閣部

奉七月杪手書敬承一一公意似嫌霸州簡靜然帑竭
於饋款水陸將材老者弩末新者乳臭無以自立何由
自強簡靜不可煩擾者又何所成如南皮者乃恨不生
乾嘉時耳侍遜迹金陵實以故鄉無屋可居爲放浪江
湖之計決非來依南皮其賓客忽而雲集忽而星流干
鄙人底事心海以蘭師之甥時一見之其他敬容殘客

皆麾出大門之外豈我公未嘗聞之耶春閒聞南皮約公以喪居而來督署近於陳謝薦疏侍固逆料從者之必不來而又深恐從者之或來若云因此思作十日談則赴約其實訪舊爲名侍亦與南皮同作踰垣之避耳公亦幸而不來也呵呵霸州處因雨兒授室曾寄一書豈浮沈乎侍以干預公事見逐形迹自應避不通書以此通書及私不及公亦以此公何以不解若霸州則向嬾於書問且師門至尊即在江西陝西時亦十書不一答不始於今日霸州之所以可敬者在此不似時流之貌爲清峻隨氣候爲炎涼也公連失素蠻固宜不樂然同安玩月何遽作六如亭佛語乎閉門無事日手一卷江南大好山水亦正無暇游觀簡靜之門可云真傳也

昨書甫就而八月二十三日手教又至才七日耳何前
之遲而後之速耶潤師既無病似不宜退若賢者以能
退爲高勢必不賢而後可在位則誰與挽此危局者但
侍有親嫌有時謗亦不敢作書諫止也復書似交曉颯
入都之便封題旁注由上海發四字甚似其迹然否

致梁節庵太史

別後固覺怊悵然世固有對面九疑者兩心相契不信
流言即千里若一堂矣弟之與我當有夙緣若僅以舅
氏老門生論鄂有瞿賡甫諒未必郭李同舟敦昆弟之
好也笑笑子涵多雜賓春兩堂花事足以遣情久不往
談僅十三日一走送之距錢筵恰及一月可云疏矣左
祠詩成否甚思一讀

復宗載之姊丈

三奉惠書兩承厚貺覺所寄非如匏葉所報重若瓊瑤
慚感何似尊況日在念中事權機會均不湊泊實苦力
不從心合黃梁兩路援師廬還我青氈故物味同雞肋
何救於飢靜夜代籌竟無急效微怪老姊丈以久厯宦
海之身平日遇事極爲老練而謀身之計稍失之疏春
閒承臬意招盛竟未一字見告自因鄙人素鄙杏孫之
故然弟亦不能以私憾誤姊丈之事使鄙人預聞梗概
必勸閣下專作說客不作鐵局委員如此則孝達感其
買杏之情不待求謀必當有所枝借乃諱莫如深不宣
其祕直至鑄錯已成始有一紙相示而管領春風之謔
仍若顧盼自豪者何其見事之晚耶今已既往不咎即

極力擺脫徒使桃神疑爲躁進杏婢斥爲叛人而弟又
貴富均無一實真難赤手相援似止可就題敷衍能久
在省而少在局漸與孝達左右聯絡以待事會之來杏
在都謀鐵軌銀行兩層夔孝並薦諒可有成或彼時在
杏憲前力陳下悃婉轉於孝達前別籌位置似亦解鈴
繫鈴之法杏因閣下以與孝師成交因孝師以與高陽
解隙飲水思源如得三品京堂當供載之長生祿位稱
爲恩師獨未敢竟斷爲必成者則小人之交可患難而
不可安樂耳其鶴甥轉達各節鄙見均是急脈緩受於
閣下立地成佛主見都不相合應無庸議甥女姻事低
昂未就此亦不能過急者總之運氣爲之功名婚姻均
是運氣明年丁酉酉乃閣下之祿或者較今年可以生

色乎

致于晦若禮部

八月槎歸興居清吉爲念自春歷秋閣下橫覽八極珍怪之所化產瑰奇之所窟宅足擴見聞而鄙人臥病瓜廬東書不讀尺璧寸陰真有此日可惜之歎港音先來滬書後至旋聞選授禮部主客司 國朝儒者例居禮官皆公所知不煩更僕惟我兩人相見益難矣安圃與大徐不諧小徐似亦未往樸丈南游未悉何事節庵三伏中重來白下一面而別近仍在鄂閣下之才何施不可如有使槎日記必能掃曾薛輩悠謬夸誕之談折以法度能示稿本否途中瑣屑如撮要寄知一二尤所願聞潛兒四月間授室婚嫁麤酬仍難相約游獄苟全而

已涼風漸厲入都人事紛如諸惟珍衛

致朱子涵內弟

大理公碑亦是中興一篇大文字而吳專從沒要緊處著筆到要緊處全然無精采實屬不愜人意此文直宜重作但弟作事太急又自立條例必得如此方合已意遂以本紀編年之法施之碑板中可歎也送來兩碑譚是學東漢蔡中郎一派俞不能文病在冗繁亦由本人無可生發耳大理生平是陸宣公馬貴與合為一手如此寫來實是可惜不得已屬譚作之亦必較此熱鬧也刪改不能多多則並其匡郭全去不留一句此恨較痛撻尤切齒何子貞以改曾文正所作墓志兩人嫌怨到老不解弟所不知也如何酌處他日面談

復于晦若禮部

僕人歸得手書仲彭歸後略述近狀藉釋拳拳來教以東書不讀爲進境潛兒乃真能束書不讀者因以唐宋十家文鈔與之始恍然於不讀書者遜叟之事必讀書者少年之事近來燈火可親深知嚮學皆吾弟無言之教而鄙人舊疴有痊時以小詩自遣又恨不得與吾弟聚首一談也主客如告朔餼羊存此官示 朝廷志在撫遠不絕屬國之請即海軍舊著之稱似亦過自狹小竊謂時局如斯小人當退而仍進君子當進而求退進者固小人退者亦不盡是人人有嘗膽臥薪之意越之所以沼吳也反其道而行之十年之內恐不能無事耳弟以爲何如弟舊交星散近所密契者何人都下不患

寂而惠蓄終日游談亦是無益一時既難脫屣去似宜
有一牢不可破之定見方見力量非相愛至深不作此
妄論也長安薪桂甚不易居作何籌畫使喪無幾似不
能支一二年並以爲念

致樊介軒侍講

客夏吳壯孫由湘中來過弟厲齋欲赴蘇省視子備回
里小試曾屬以同鄉年伯與其尊公文際親切者惟閣
下在可往一見壯孫能讀父書亦自知之以試期匆促
即行東下以後音問寂然疑其已回湘中致書遠詢月
之初旬與子備同來詢悉謁侍左右極承垂愛並念鄙
人即審侍奉曼福教育羣材道力益勝頌仰奚似壯孫
失怙後依舅氏居子備夫人之意原欲其篤學有成弟

處時索觀其文字亦頗清順可造惟向恃乃叔接濟膏
火勉強支持子備一旦罷官窘迫萬狀遂思入仕謀食
在子儁夫人必係萬不得已弟爲代籌一年之計非三
四百金不能敷衍何從覓此的款不能勸其守舊讀書
良深慨歎就入仕而論子備曾爲捐一通判指省湖南
惟捐免保舉及同鄉結費即須一千七百餘金加以引
見各種雜費大約非二千金不能集事子備債累如山
無能爲力此閒僅何詩孫太守是子儁內姪較爲關切
然差使尚優家累亦重大約竭力圖維可得三四百金
之數弟流離顛沛閒廢十餘年其窘狀壯孫能諒之而
義之所在不敢自恕親見故人之子出此下策實亦未
忍膜視當竭其棉薄稍助些須然所缺尚巨實屬造塔

不及其半何論合尖同譜近益牢落矣念穀士撫部古道熱腸壯孫往見訓以名言原屬正理而爲飢寒所迫似可略加援手以拯其危壯孫現得一海運紳董差擬就近入都應京兆試不中則引見到省初學積累不厚又荒廢兩年餘入穀恐無把握集資到省尚屬一舉兩得免再跋涉與之晤對數日展轉不能成寐擬請閣下向穀士同年一商在浙中爲之提倡同年如心齋觀察子雋之門人李幼梅姻戚趙寅臣三處能否集腋成裘約得五六百金之數則連此閒所集已得三分之二此外如曉颿提刑處弟擬函致伯潛前輩與之一商次遠諸公不知穀士撫部能函及之否是在閣下之酌奪想閣下與穀公均是誠厚君子必能俯念故交無待弟之

瑣瀆也浙款集成屬壯孫均交尊處俟應用時請爲匪
寄都寓並請託紫泉爲之料理是所感禱壯孫年才廿
四人尚覲覲到處求人之事實非所慣願視之若子姪
輩一切提攜而訓誨之亡友冥冥諒知銜結愴懷存沒
感涕何窮餘託子涵弟代致壯孫到亦可詢及

致吳卓人上舍

初二日得尊公之赴雨中展閱未竟淚如涌泉臨窗几
案俱溼竟不知是雨是淚也尊公少得時名交滿天下
而可稱知心者潘文勤之外弟一人而已文勤爲人不
甚有擔當在樞垣南齋竟不能起之抑塞奇才甚爲世
惜末疾猝膺適在倭氛日逼憲公失利之際知家國
氣運所關耳年來亟思潛赴金昌病中得一握手不料

如此之速如何如何重慈在聞旁無昆弟世大兄除節
哀順變更有何策弟亦不能作虛詞慰唁也本思作詩
文以抒哀悃近在廢錮憂憤之語不欲流傳他日當存
諸敝集以了一場交誼近日苦瀉利甚爲委頓刻始稍
可草草數行附寄一幃即祈答入

致于晦若禮部

客臘奉惠書似初冬絨未達而千里面談若合符節信
文字之通神矣入春伏想達學洽聞長屨景福當如頌
仰今歲考差弟似可以一戰得失且置之度外而癸未
以後重來殿上角藝亦足稍快積懣文筆如閣下以時
望論之或竟得東南一試官重作金焦之游與故人相
見似小飲可不避門生而舊時笠屐之痕必與玉帶金

帶同加寶護然非坐東向西向之小矮而搖動之光祿
寺官棹不能壓倒南面而臨之王妃努力爲之笑笑員
外當已升補此閒邸報均見於申報中殘編斷簡較古
書尤難攷證幾於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者未免可
笑長安人海既可藏身而見聞怪怪奇奇足新耳目大
隱不在山林而在朝市實爲有見承示閱李尊客日記
有若寶書果爾即晉及鄙人何害大理見之潘文勤許
於日記痛詆之兄所以不與往來者蓋篤信結一之說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既有詆謫及兄之處則其人
品學問竟可不論論則近於門戶之見矣心海勸仿凍
水紀聞例自敘朝野所歷兄未敢涉筆誠以宋人說部
最多議論亦遂雜沿至今日之時務報而極謂此乃自

強之一端然乎否乎聞宋侍御欲於鄉會改時事策未知議允否潛兒須觀光如允行即須學說時務此蘇長公作古文初枕也勢必漢奸所譯各洋書如王氏字說經義之通行然兩句杜詩便充星使識時務正不必求之洋書熟讀唐詩三百首足推博雅也晚得舒祺遙傳吉語感謝

致朱子涵內弟

去歲虎丞傳蓉老意以大集索兄一序誼不敢辭頃聞蓉翁已來而虎丞未回特將序稿送弟處即為代致序中所引老子本諸蒙莊儀禮注以白造緇曰辱淺人不知白與辱對文乃造知白守黑知榮守辱等語今本老子是也若近來漢學家作古文則又在文中先攷證一

段以自炫其深通小學喧賓奪主可厭之至兄亦不願效之並望告蓉老知彼此雖僅一面而蓉翁以先兄舊交不我遐棄故論文不涉應酬語如嫌傷時緩刊爲是兄固無意於名也其先祖白圭堂集前曾一見不知何字於白圭集上加某某先生四字方合祈詢明添入之

示宗甥

爲憐滿院蒼苔滑別向牆陰取徑行此甥場作好處而專在小處描畫如一堂之人各發絕大議論而一老媪絮絮但說家常瑣瑣白頭宮女閒坐說開元決不能說到姚宋作相不過說霓裳一曲而已聽之媿媿按之空空若刊行誠未臻極端願得暇再擬一二篇亦藉此爲更上層樓地鄙人心緒太亂久不改時文否則亦必加

塗抹勿嫌其眼高手生專求疵類也

復梁節庵太史

客冬承以佳章壽佛名牋既我生日東坡所云生朝得此壽死籍終可落若代佩綸先言之矣鄙人三十後以永慕餘生每遇此日從不舉觴去歲心境尤惡意欲北還而鄉間盜賊橫行未能遽決歸計十月南來則病者又復擾擾矣來教謂龍性難馴鳳迹不定尚未知兄之苦況也志滄於乙未夏秋閒託名肄業鍾山以詩古文辭大爲吾師所賞其冬就昏伯平署中願留北考拔萃科以其才頗豐而貌甚寒欲培養之以期遠到伯平時流之見亦願速成止能徇之得貢後遂患咯血之證爲藥所誤遂成肺疾不克鄉試而旋在此調治一冬幸獲

無事而骨立如枯投以參苓終不腴澤春閒欲赴錫山
就醫不忍阻止詎料甫到滬上頓爾作燒大汗遽爾委
化深負知己之厚期由其性頗孤僻生平所慕惟汪容
甫卒以才華過露夭厥天年亦遂似之鄙人如東野連
失三子何以爲懷眼底孤嫠更增怵怛也婦才十九孫
止二歲滄以
乃孤孫昨盤膝極日俟他日心緒略定當求閣下與晦
老各作一文傳之柩已北歸不敢受弔

復于晦若禮部

初春滄兒之變前月得手問極承開誨慰喻禮重正體
豈能達觀東門吳謂子死與向無子同乃天下之忍人
況佩綸近撫孤雛遠懷故劍更有觸緒增悲者耶第時
事日非決非得臣筆得臣文便爲傳業一旦解脫滄之

不幸正其大幸也歟昌黎收涕歡忻不學佛人出語武斷涉於不情固不如弟之善於理解然鄙人不能學禪是其天性止能聽諸命數隨分做去昨已召族人挈柩回里擇日葬之欲屬潛兒略撰次其生平乞弟一文志墓亦未忍遽料理也閣下超然深入佛理固是聰明人作用然鄙見士大夫之入禪均是借作談鋒決無有能立地成佛者象山一派不足論東坡之慧識滿口說禪實無一事似禪是其明證不但佩綸不入禪宗並勸弟免入禪障至所指道希輩則周妻何肉爲累尤多終不近也西臺行冠豸冠官以諫爲名閣下又衆所屬目誠不必如吾家天覺一把茅蓋頭便思呵佛罵祖然所以處此者諒不肯忍默爲高馮瀛王謂佛亦救不得定是

謬論弟將何以救之循廊閑步耿耿此懷陰雨中心緒
煩猥書不能讀並酒亦不能飲左拇患一創掣右手亦
不能作字近始結痂草草奉答不盡欲言

致梁節庵太史

孝達內召過此皖蕪兩電約鄙人登舟一談時方有新
參之說迎送者如蟻雖係舊交豈能出謁東坡黃州赦
還見半山有豈可以野服見丞相語亦是半山造舟中
非東坡詣私第時半山已罷相坡老尚斤斤如此沉鄙
人今日乎次棠追一電勸相見一笑置之聞弟未送至
上海又無電致我以此知自處之遠及相愛之深也沙
市細事因此折回聞出廬山之意然而扇障元規依舊
角巾歸第亦何益哉記丙申別時忽學朱石君錢辛楣

之談命嘗告弟某當止於戊戌此言既驗則弟丙寅十年以行運補四柱之缺陷便與孫高陽之命相似當茲時局豈能力挽狂瀾但吾弟正在其年志學全未一展意甚惜之知非如流俗之漫為道諛也一足夔衰輒已極僅一二年殘運聞其全家回浙意欲乞退尚是能審時者鄙人萬念俱寂卻有靜者心多妙之處以此緘賀弟生朝不及縷述此數行便是詩注知非泛然酬應耳

復宗載之姊丈

久不通問親知闊絕如閣下不作炎涼態者又惟楚囚相對是以仰天浩歎直欲焚棄筆硯逃入無何有之鄉也六月中孤孫患病藥不能投釀成驚風溫涼雜下廿五又復殤折半年之中滄兒身死而種又絕廿四年直

如一夢耳欲復書不能不告之亦不必勸解自歎老運
顛連而已拔貢朝考單方出而滄如友滅亦何閣下署
醉也此天所以厄鄙人耳滄不知也

事一節人力已竭弟亦無可如何節庵在鄂否前有書
致之微及尊狀亦復杳然如黃鶴也佛手收到所謂佛
亦無法援手耳餘俟遲遲再復以此書晦悶不欲聞以
他語也

復吳卓人上舍

九月初奉到惠緘適鄙人入秋多病未即裁答邇想祥
琴瞬及靜適得宜當如遠念連年閉門謝客誠可謂黜
陟不知理亂不聞者來示云云猶方內之見也初聞因
霸州師之喪過滄勉疾一行兩子一孫均孩稚爲之憮
然迎弔江濱送行海口即拏舟言返解襄復病肝脾鬱

溼衰態日增矣伯潛適送女至蘇十五年不見重一握手亦未能久談聞安圃過滬尚與憲公龍門接晤也昨榜公述及憲齋竟絳吏議殊堪歎惜然六十衰年本在田里得失亦無足介懷耳閣下體弱慮深願以道自怡勿戚戚

示宗甥

甥所冀入都一節潛兒後始談及出使隨員趨之若鶩汝不解洋文洋語如何能行總由更事太少看事太易而已此次所商一節爽秋與安圃同年在香翁處相識後充譯署章京舅甚優借之鳩茲入省頗承念舊執禮甚恭卻未曾託以一事所謂文字之交也昨擢甯藩尚一見舅正與商以後萬不許來諒爽秋亦必不肯如到

任可與商酌近來改科舉章程創設學堂恐彼以此位
置於學問有益而又不能療飢耳然舅必不推諉也潛
兒因家事擾擾亦不能靜坐用功余甚憐之無暇談及
科舉尊公以香翁善忘都中改法語多憤激舅處此世
更當如何然不怨不尤靜寂自守以聽天由命耳瑣復
以免懸盼不能多及

復梁節庵太史

祠竈日得復書旋又從仲魯許寄書一笥始知弟久不
作答乃爲病魔所困而鄙人歲莫懷人亦無一紙相問
者則非閣下所料及矣自五月杪寄訊後亡兒所遺孤
孫竟於六月殤折意緒大惡七月兄體患疥其苦萬狀
中秋後聞弟復入焦山使人偵之不確九月杪舍姪由

粵移齊過此相慰藉留七日而別其眷穉在滬濱皆七
年餘未見欲送之赴滬病體頹然未果而霸州師樞眷
忽改計由海道回旗不能不一迎弔乃於十月初力疾
赴滬幸安圃未行復作竟夕之話伯潛前輩亦隨故督
之樞船而來十五年闊別兩人藉此小聚悲歡雜作不
堪回首歸而大病咯血升餘疥亦大發徧體皆腫至除
夕始勉力出戶也邇時欲伸紙濡墨以厄苦告之吾友
念新正須吉祥文字握管輒已春盡夏來懷抱略展而
次婦黃又以療疾委化性旣婉淑又再同愛女也為之
愴感不置年來萬事灰冷癘了向平之願謂可不問家
事了此餘年不料天之阨我並區區而亦靳之弟何以
教我次棠赴滇時甚病在滬遇仙衛云須用杖聞其擢

撫鄂中欲以霸州家事告之近筱駟到武昌必已言及
兩孤彌可念耳去年內外紛擾與不知者言則云家事
如此敢問國事與知者言則云國事如此違論家事良
用慨歎

復陳攷庵閣部

前上一書當已入簪送春迎夏歲月如流伏想道體健
適時切馳思侍初間因喫時魚白酒一夕腹痛便血升
餘大有杜陵飽死之樂旋亦不藥自愈從此恐不能飲
酒殊是苦境計吳淞一別不過六閱月耳而病如靈和
之柳三眠三起然則前十五年之頑健不死專爲此匆
匆一面之緣耶以後恐賤體日衰矣七灣居不甚利白
下俗說有眼淚流到七家灣之語心甚惡之初則意在

北歸不能決意謀宅繼則次媳已成痼疾無從移居月
之十四日次媳下世來金陵五年居灣喪長子殤兩男
一孫與此而五凶宅之說不可不信日內擬遷李氏試
館亦非可久居者館之前巷有一廢園頗多舊樹侍規
爲隱遯地索價頗昂力不能辦近屋主以訟累歸桐城
或可典出如能得之雖非入山深處較可遠市避囂然
流落老坡究竟能買田陽羨終老是鄉否侍亦不敢自
必須看天意如何矣再同與侍至交申以婚姻厯患難
而不渝其素銅符作合均曰天緣不料草草如此三年
中直未嘗一日離醫藥也乙未丙申閒兩兒授室自謂
流離顛沛中了卻向平之願可以徧游名山不問家事
矣不料變故出於人謀之外注定侍之勞鬱並區區之

庸福而亦靳之此豈章惇所為即亦無取怨尤任命而已知公摯愛悶中聊相告語以豁吾懷不盡百一

復陳駸庵閣部

前緘寄後次日即得惠教並詒我素心蘭四盆較在滬所致者品類迥異感謝無已即思作復而移居冗雜僕力不齊兼之南中潮溼又作黃梅侍惟終日擾擾竟不能稍近筆研今日又奉復書勸以委心任運語極真摯但尚未說到真切處十五年甲何時不委心任運至於喪亡相迫即不能漠然無動於中究亦未敢怨尤稍改其居易俟命之素也舍北居而亦屬萬不獲已且俟稍暇再細談之筱颿遇滬屬緝廷致意未有續書既已赴蜀於潤師之家事鞭長莫及便有書亦是敷衍文字盛

且作墓志即是筱颿所屬以了丹哀啟例之必不能佳也仰之書日內始到請公改志爲碑並寄上潤師小像一幀哀狀一分原書一同呈覽如大筆撰文似仍須再考事實可屬令姪至史館鈔之言路章奏已略秦豫竟無一事殊太減色耳代者無前政之清廉而眷注頗殷或云欲內召入樞不卜確否剛來籌款兼有察問劉輕而松胡重侍亦未深考也閣下旣課教後進又簡練鄉兵居然文武兼備未免大材小用矣

復張楚寶觀察

移神下榻皆賣家索賴故套如果兩榻皆有劉氏祖先之款亦當還之劉馬氏不當遂之劉之瑤以寡叔母爲婦女無知是我處認劉之瑤爲賣家正主而以劉馬氏

爲不應出賣之旁支矣不解尊意何以爲中人眩惑至此至於遣徒坐索直同城下之盟辭婉限嚴迹涉狂悖弟所以置之不答未出惡聲者徒以兄作調人嫌於怒室色市耳劉之謬妄不足置論特閭下忠厚存心必以弟扣留他人祖澤爲疑是不可不略加辨白爲矜尚風雅者助揮塵之談資劉之瑤硯硯之見不必深窮其隱即以祖澤論必果是其乃祖之櫛而後索歸非執途人而即奉之爲祖如觸觸生之向古冢而號也檢原券劉買此屋在嘉慶十二年其時夢慶仙去五稔勢難碧落追魂所謂安園者非劉家之新榜乃章氏之舊題也章亦桐城人署券之星齋名維極其父淮樹備兵

攀桂購

此園以奉太夫人故名安園存齋嫁鶴詞云隨園山瘦

稻梁稀爭及安園飲豕肥者此也淮樹雄於財晚耽聲
伎兼持戒律守京口與禹公習後居金陵時與禹卿及
子才惜抱共游譙所謂松山館以松名有伎名芝者居
之秋桐軒以桐名有妾名鳳者居之齋榜出澹墨探花
皆藏嬌之金屋何關劉氏祖芬淮樹以嘉慶八年示寂
十年卜葬十二年子孫即售屋還鄉劉氏並冒其園館
之名而有之惜抱重過章氏故宅詩所謂門頻畫采迎
新主室有披緇就法王重到西園苔徑綠春風猶舞舊
垂楊絕不云屋歸同邑劉氏者以劉非雅士即鄉先生
亦不欲挂諸簡端耳物歸原主應屬卹公後人彼時隨
券而歸劉今日隨券而歸我衰修單具在何得造賣屋
不賣楠之說喋喋妄爭劉之瑤果屬書迂何於眼前一

二名家之集全未寓目而飾善誣親耶來教諄諄以園
須更名爲勗六一生平雖爲後生描畫殆盡至於粉飾
亭臺經營齋館則庾信羅含之宅尚未至窘於一字不
敢更題即非岳家之諱亦決不沿能吏之所題效王謝
爭墩之陋乃欲鉤摹傳刻以爲入宅賀禮尤足發笑賀
禮不敢卻請援隨園之例別選佳者此兩楹乃主人已
得之物何須閣下挪舊造新名榴環而實環榴主人不
受誑矣

致于次棠中丞

去秋得惠書僅手寫八字爲之馳系時傳節庵去鄂無
從訊問消息惟家姊丈宗載之往來武漢間屬其詳探
興居知引疾未允強起赴滇曾致伯平前輩一緘屬晤

時相示伯平憂去不知此書入覽否公策杖而去持節
而來新政炳然提躬諒已健適則蘭成蕭瑟不必以賀
賤逐時流之後想鑒此懷昨從節庵處見晚復書辱承
電問晚不足念所欲與公深談者霸州師家事耳去冬
迎弔滬濱身後蕭然悽愴無已如君年近三十愚懦不
能持家內事世嫂主之外事崔燾主之崔字仰之師之
遠甥世嫂胞兄
不知在都時
公亦見過否雖有恩旨沿途照料例爲具文已由安
圃姪在津拉筱颿一同迎候回里近於三月間與杜夫
人合葬新塋矣惟霸州並無新宅族貧戚狼均足爲患
扎拉芬弟面受風邪目頰閒時作抽掣人亦黃瘦不如
特通額之活潑爽朗行止頗似吾師初意晚旣不能遙
制託孤之責當屬筱颿已屬安圃商允並得筱颿切實

一書毅然自任書到金陵而蜀臬之命已下矣見闕
田畹丈夫婦頗有魚肉孤寡之意仰之爲積威所約不
能抗之錢財儘可不計較如兩弟何焦思無策恃公與
吾師骨肉之誼可否切託仙蘅前輩隨時照拂俾仰之
得以就近求教庶田氏憚於人言免過欺凌其他非所
計矣如承慨諾俟復允後當專書復告霸州永綬高義
仙蘅自不及筱駟親切以仰之曾處其館又是筱駟表
姪並可治崔之倫今不得已而思其次止有仙蘅一處
矣晚與都中貴近例不通書非公莫屬如公更有良籌尤所深企師兩子
一女均未定姻世嫂所撫之孫名曾煜見昭信股票移
獎據都信云可得郎中此則無足輕重之事晚報可而
已

復張筱廉訪

航海而西謂從者久已入蜀矣得書知尚在武昌賓壻
禮成道體亦臻康復慰怍何似承商霸州師家事卜居
日下如閤下在都計出萬全何止三便今時事稍異矣
葆孝先不識其人伯希與吾師有無深交弟不甚悉戊
子後在都侍談細論平生友誼未嘗示及兄與仙蘅類
舉諒在都時必重託之埋銘是其秉筆定在願學私淑
之班惟其人豪邁一路如田氏過不平能耐性否田爲
師之妹家防其欺凌卻未便以官勢欺凌之恐傷九京
之意此其所以難處也今彼此之意雖均委重仙蘅而
仙蘅所執既有異同亦難勉強所幸我兄是門生之長
次公前輩乃骨肉之交請即就近妥商再與仙蘅諸公
定議止求兩霜不起猜嫌諸孤得以成立即是善策晚

丈處有田八頃從未分租今秋不知如何鄙見已失之
利權不必與爭但能杜漸防微不使其再來侵蝕或可
安靜然即此已大不易一言蔽之田氏即師門之夷氛
耳聞延一榮孝廉課讀兩弟均弱教法難過認真焜姪
文理如何弟恩恩亦未能考核兄知之否大疏必可觀
弟閉門守寂竟未得一讀荒陋可笑爲別十五年相見
當不相識巡卿生入玉門那得不老樊川云公道世間
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誠有味也

復陳弢庵閣部

正月廿九奉惠書敬承道體佳勝深慰企仰敝居猝難
竣工以財力不足坡公云我生類如此何適非艱難此
舉之拙較坡公營白鶴峯尤甚或云此園即丁仲容檜

亭遺址無書可證而爲張靖逆襲侯宗仁廢第則確有
可憑張之夫人高遠芬能詩惜篋中無之如尊處有丁
之雙檜亭集高之紅雪軒集可以寄假否道遠即傳鈔
一本亦可長夏之約如不爽祈示定當於廢園中潔一
室以待之不能全行修整也吳江無他長操守尚廉而
所賞均是貪吏亦是一反

致陳弢庵閣部

前寄上霸州小像事狀由縲民轉致諒已入咎邇日興
居何似入伏後能雨晴水退否深以爲念侍以移居擾
擾近又須經營新宅財力人手均不湊泊大爲所困詩
興本如敗將之畏戰今爲俗塵所溷更不知遁往何所
須煩閩人公憤糾劾或者可以捉來好在公不督之且

待秋涼納上也峴未交查剛來搜括款項得六十萬又
赴蘇州清賦見在峴已乞病未卜內意如何柯巽庵
從都回云慶主聯倭大爲言路所攻聯俄聯倭均是放
虎自衛而所謂自強者又不從人才起見保舉紛紛大
率倖進可慨也叔重內召似爲十亂中人所阻然慈
眷極優余晉珊即所保薦五月杪太熱近卻涼爽左近
當有雨耳

復陳致庵閣部

前奉復書敬承一一丁卯深險如此殊出意表所云復
阻殆指貴近而言能示詳細否侍元旦病咳立春前咯
血數口不以爲意立夏日又咯數口亦不以爲意至初
十乃大吐半日積三四茶杯如此三日幸是肺胃之血

後服三七麥冬之類始止廿一以作書偶勞又復發痰
中且有敗絡幸死生久已了然造物既不甚愛惜之即
亦不自鄭重一切聽之悠悠願勿念也一春戒酒大以
爲苦近更不能讀書峴莊回任度從者長夏之約又必
不能踐言未知相見何日耳

復李肅毅師岳相

敬啟者兩奉鈞諭敬承福履咸宜欣忭無已前書縱論
人才爲世慨非爲身慨來教乃以早與榮結何至淪落
青溪爲戲未免視佩綸太淺榮於己卯戊子禮意殷勤
求交甚切雖在患難不願降心相從皆公所知近年寄
聲致候以其握政攬權置之不答未敢稍渝素守以負
平生橫覽九州恐無此獨立不懼之人公乃欲其俯隨

流俗耶譚爲粵人所惡或可回任爲法人所惡即斷不敢令其回任近來陶崧各督紛紛入都均求易地譚或還之隴右亦未可定也

致柯巽庵都轉

十六日閱電鈔知 特簡真除爲之欣忭方以氣體未平爲慮十九日又得望前手書竟所苦若失鄙懷深慰然終以節勞慎藥爲屬勿大意也蓉舫少日曾在 先叔父錫山記室與華亭從兄交後爲廉琴舫倉督已酉門生姊丈落拓承其照料周至弟到金陵伊始介子涵求見因在閩文介坐上談及晉事頗爲原諒蓉老在屏後竊聽感激萬分五年來上省必到弟處卻從未受其一絲半粟之饋亦未曾薦一人說一事也戊戌承其推

宅借居因其諸子不才嬾與作緣飾詞卻之然私心頗
感其摯誼所以感之者亦由廣雅一流過於炎涼徇俗
遂覺此老近古耳承示其諸子於款目鞫鞫此意中事
私款不與較從厚爲是公款未便令其含混此至平之
論也承示服利水滑腸之品大爲得手幼琴書來則云
近用薑附桂枝目下已否復元甚以爲念弟忽得咳血
之證十一二最甚竟與老同年同日甚奇所吐竟是鮮
血日五六茶杯後疑爲肺絡頓傷以三七末和肉汁飲
之始止十三日吐出一物如三椹之草外裹瘀血非肉
非痰浸清水中一日血盡而質見乃是筋而中空張銘
三大守以爲敗絡此後日三五口痰中見絲點廿日潛
兒移榻園中偶往視之歸作一書次日晨起又大吐十

餘口瘀血中復有敗絡半寸許竟不能勞力復不能勞
心殊可歎也天生我材既廢棄之又何取如此磨折之
耶此中並無鬱悶處大約工程瑣碎無人代勞是其一
端稚珊未得一事意頗怏怏三月廿九得一子仍以英
蚨百翼作洗兒錢贈之三讓始受初八來謝談次言師
意似不喜之弟告以代理泰興一節近於欲速不達閣
下難再措詞並聞略有躁進之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以關切語作復絕語似尚得體鄙人非不知賢否者平
生直道今乃紆迴則所處之境爲之閣下當悟從前之
不願託吳初非拘執矣何季芳大令以病未召之來亦
因徐觀察乃其至戚必爲代謀做處若洩尊意則展轉
相傳又將以寒門爲兩淮捷徑矣何苦惹之養心莫如

簡緣是弟近日處境之道也仲彭南旋在即擬廿七日
移入湯宅以後復書寄侯府街可也

致陳弢庵閣部

聞珂鄉大水曾致一電未復爲念拳匪滋事謂邪教劫
饑民耳不以爲意詎料剛趙徐崇拾毓賢唾餘視爲俠
義欲借以滅洋人而除康黨釀成奇禍外兵日迫內亂
日深羣公推道君爲首道君有老王餘風日在醉鄉亦
遂夢不能醒各督撫聚而成謀苦於不知痛癢而又加
以揣摩處處求全焉有全理傅相以和戰不決未能迅
速入都延至前月廿五始到上海茲事體大侍已屢電
粵中越俎放言不避干預小嫌然亦無足襄助使俄時
招之不至不便徑行吳淞口忽發一電邀我計北洋是

逐客地從此更無見理止能在途一見以了前塵且君父急難之時於義亦不能翹置至則師苦腹泄小住四日而歸未能談至深處也此四日中見緝廷言閩事亦不詳臨行草此奉訊起居侍咯血之證四月杪即瘡惟從此眼昏須帶花鏡生此亂世尚欲博老健乎

示宗甥

屢得手書銅漱壺羽扇亦收到以傅相二十到滬吳淞電促舅往談既事關君父兼北洋乃被逐之地以後義難復入公私之誼止能冒暑一行往還七日於事無濟盡心焉耳矣病後奔馳既近倦乏姪孫允襄復自揚來更乏暇晷以致久未作答也許袁東市或云請復辟或云私為洋人通書特證內意和戰不決之故未必洋

兵因此來擾東南應山避兵亦無遽棄眷稚之理甥其少安毋躁各國外和內忌本易止兵奈李鑑堂虛憍固執端剛之醜復熾必待洋人深入恐不止三城之悔海道尚梗傳相尚滯滬上至江鄂保護章程雖難久持但英人力絀未肯遽開南衅自擾商利不知經營八表之香帥何以恇怯若此即割地江濱武昌亦非彼所欲也拜松圖無暇及此餘詳潛復

復陳弢庵閣部

得前書後心訝電及初一滬書何以不到適內人廿三赴滬志潛送往令向商局一查則江船帳友竟是忘卻由局追出寄閩以致遲滯官電多則商電積壓寄粵之電以寄相尚速餘半浮沈委員廖君因此撤委通查積

存商電四百餘紙此電亦在其內中國之事大率如此

留守係榮徐崇徐尚在京崇到保自縊殊非其地榮到

保即擬赴晉 兩宮初七聞已抵太原端莊慶禮四王

隨扈尚有貝勒貝子公數人樞臣則剛王啟趙衛軍則

神機虎神孫萬林武衛中軍之將領馬玉崑止馬隊一營董福祥出四

注掠降一班首禍全在 鑾輿左右可恨可慮恭醇近

支不知下落瀾公聞在香港合肥初以日使轉青木之電

據以奏請加派慶榮劉張同議和事尚未得 旨加劉

英日恐相之祖俄慶榮均出如開議必先請斥端頃得

剛誰人秉筆作此諭況端尚擁兵乎待不以爲然均如約

滬電俄允撤兵回津開議並徧商各國美法日均如約

英德猶梗德乃憤兵英以傳相與俄親未免有爭長之

意將來和則必和特不知吃虧到如何分際耳陝西荒

早又太白經天在井度秦分公所慮者已勸傅相電阻

入秦暫住太原轉運較便消息較靈足以維繫東南之

人心振作天下之士氣未知能采納否廿六詔云暫幸太原而西安已

得旨預備端掠去法界慘殺尤甚王廉生夫婦及舍姪孫女均投井

殉難可告淵靜知之令婿及女公子能否避兵入房山

徵宇能隨蹕入晉否均在念中尊恙是何證諒無大礙

復陳弼庵閣部

昨得來教敬承一一鄙人素主戰今與八國構衅不得

不主和和究非性之所近即合肥一切倚重亦不然然讒

人方以吾輩主戰爲口實赴滬四日即歸但與合肥論

其大者精神已衰火氣甚大慮不及遠左右無人幕僚徐庚陞王存善

揚文駿劉學詢參預密議則伯行及盛宣懷此中豈能
著我不避嫌遠謗亦復何益耶綜計自五月廿一內召
始至於今日函電不絕電則錢流如水函則紙積如山
盡其力之所能到而已鄙人決不能同行頗思薦閣下
爲合肥助而屈居幕僚與噲等伍終不能孤行其意吾輩
以主戰得罪斷不展轉數夕箝口而止與公出處雖曰
可以主和出山大同究屬小異所以寂守金陵非謂江防可恃也亦非
謂東南保護之約必不改也半百加三止欠一死鎮定
待之而已公則尚是謫官以古誼論麻鞋奔赴方合愛
君之道然亦不敢力勸者許聯均棄東市同志無人
不宜猝投羅網且香濤之膽已破亦斷不能作一剡疏
以公作奔問之使貿然而前淺人且以爲干進更屬無

謂日本狡詐既破京師或和議成割廈門之類以爲臺灣
倚角取八閩之半未必得八閩之全以其財力不足
閩乃瘠區全得之亦不能富國耳梅福徐福之說不甚
解豈以上海爲吳門若徐福則海上何處可以立國乎
尚乞明示勿作庾詞香濤此役尚不如峴莊之靜穩如
此大波瀾從未有一電下問滋軒次棠之見識更低於
我輩十倍然亦絕未通書咨訪直以敗將相待不屑與
談而已一腔懷抱鬱鬱誰語耶彼此私計所論如此亦
請公從直賜教數年書均格格不吐甚悶損也兩人離
而復合恐無此緣矣典致顏放書中連用三而已不得
之謂矣請轉一語再得之乎一字力竟因而已十年閑侍

復柯巽庵都轉

兩奉復書心緒惡劣致稽作答 西幸何處至今未得
確音惟端方李廷簫來電云 兩宮廿三駐懷來廿四
駐雞鳴驛廿七駐陽高縣較爲詳確此孤臣當日謫居
舊道也荒涼猥雜逐客猶以爲居之過陋而 車駕播
越乃乘此險聞之痛哭流涕不可爲懷榮初傳下獄後
知追扈由保定西行則已倉黃相失董軍由良涿而前
沿途淫掠能不隨 蹕方是轉機留守爲剛徐兩相而
以端莊領之禁城已失不知如何故趙崇及瀾濂兩公
均信拳而隨扈又不知拳首曾張兩逆是否挾衆同行
外患已深內憂未已如何如何鑑帥爲人弟素嫌其虛
僑恃氣前與滋帥及閣下皆略及之未必不以爲過當
此次入都主戰 慈眷極隆痛詆主和諸臣府主如香

翁亦不曲恕自是渠家忠定復生惟拳匪蟠結都城置之不顧或因畏禍而然尤奇者萊州退走一役不應事過全忘乃領步伐未齊訓練未熟之軍輒云我戰必克無乃敢為大言視國如戲過東境大贊拳匪為義民以致拳匪到處盜起袁軍一月屢奔命始能無事入直境陳軍攻景州教堂克之張軍攻獻縣黑風口教堂傷一營官三日不克如此軍力乃欲以扞八國之軍及到安平不戰即潰鑑帥仰藥而死遺表劾陳澤霖革職留效即洋人亦不料其如此之草率了結也滋帥親屬當尚在淮城拳匪起事將其同族殺掠不少蓋拳師一條河南人曾經滋老懲治故深恨之此涑水千總鄒璣之子道源所言滋老告舍姪入都必盡逐拳匪出城無兵力

亦辦不到命意則與鑑大異折回定興自是奔赴行
在而此間已証其衣錦還鄉當大聲疾呼以江邨累世
忠節都勻殉難尤烈滋老必由定赴保走西征正道耳
傳相入手即主剿匪和洋牢不可破以鑑入都戰計更
決十三始派全權急電各外部未復而洋兵已入都城
近更氣噉頓長要索無厭而內毒未清決不肯低頭相
就和亦竟無把握使鑑公以三十營之兵偪拳出城先
除肘腋然後扼劄通州奏遣親王停戰則洋兵無所藉
口未便深入不破京都即和亦稍留地步耳太白經天
在井度正是秦分鑾輿能不到長安方好天心豈不
厭亂耶張僅存一坐營陳全軍潰散恐其南下作祟聞
餉已發至十月江南竟無一人解辦軍務者即不坐視

何益尊處添營並緝私船歸徐寶山整頓聞已照準但水陸之權均歸一人深虞降將尾大不掉且以緝私之船而交新撫之鹽梟整頓亦覺過當徐不過一梟耳峴公寵之已過矣究非曾經大敵之降將有事亦未足深恃也成事不說願以後於取將談兵一事更細酌之

致李肅毅師岳相

七月杪又有旨便宜行事不為透制直以庚申之恭忠王相待俄電允撤兵回津美法日均首肯公轉揚儒電並有俄願中國竭力相助勿貽各國笑之語似內外願和漸可合拍而所奏加派內外四臣尚未得旨劉張不派毫無關係惟引過剿匪兩層不張從為異貽內毒猶益惑道路猶梗耶英德兩國尚未轉圜亦恐別起波瀾橫生枝節端莊剛董在內既似城狐

社鼠德兵在道且屢在青島生事俄英爭長俄欲東三省則英欲長江又皆如封豕長蛇公擁便宜行事之虛名衆望益切著手益難耳如俄能以義動不割一地強各國以必行德雖憤英雖妒不得不從所患者如旅順之欲速見小耳至於內毒更難收拾又慮各國欲收利權政權民權從此國不成國也前云各國不認全權是德謬論非確論而日本亦難執歐洲之牛耳觀俄欲主盟英德猶刁難作梗宜日本之電無一應之歐洲爭雄中國益弊不但似戰國之周並似春秋之鄭可歎也都中各官連名電喜晦若尚在又聞禁城亦未破均屬不幸之幸仲彭已乘伏波赴滬瀆其眷穉中秋節回館矣楚寶病後精神尚王或能為公參佐即痔漏未痊亦

不妨作榮仲華也

致陳殺庵閣部

秋節前曾復一書至今未得手教豈又浮沈耶甚念
乘輿又西晉固偏灾秦尤酷旱以各國堅請迴蹕而內
又惑於黃檠禪師之謠必欲入秦應識唐德宗以桑道
茂爲前知即此類也傳相初七尚在津似候俄使到與
德之使將參語止兵始能到京集議要挾必多端何以
應之主拳之王公樞府雖已罷斥而隨扈臣僚太少英
年仍在屬車端剛輩不問可知南皮以羣奸已拔一賢
又升復欲聯銜劾董日內當有明文果去董而兵不譁
則內或不憂回患專意乞哀於泰西徐圖振復或可苟
延若自強則今之君子均未能辦到好處耳侍已移居

復成翁以新居未就暫爾賃廡取其相近均在青溪之
曲左手食指下節忽患一疔紅絲宛延直至肘上廿日
始平夏既戒酒茲復絕肉口運殊不佳 朝廷為拳所
誤鄙人爲手所困可歎

復柯巽庵都轉

十三日得十一日手書敬悉政躬暢適深慰注仰 乘
輿西幸長安去都益遠傅相十二入都至今未有電到
德兵不止和局尚未開議爲之焦急萬狀滋帥入政府
何妨署尚書而曰候補乃一足夔阨之瀾英剛趙處分
至今未見 明諭英仍派沿道稽查度剛莊輩亦猶在
屬車豹尾間恐內意悔禍不堅外意要盟過急激成偏
安之局滋帥於軍務洋務均苦隔膜隻手迴瀾既非易

事久且不安其位殊為代慮觀西遷一事百折不回性情亦甚偏執也數夕來以北警縈懷徐紹垣事無人相告即亦不知尊處前書有大局忽變之語訪之子涵始知一一深譏峴公之狹伎及嚴諭一出又將徐私送回蘇並補沈艾蒼淮揚以媚滋帥色厲內荏未免可笑滋當外侮內訌之際入門下馬即作此舉亦近於褊然實峴所激成松與閣下舊識諒可同心然中毒益深矣鄙見滋公待兄可云生平第一知己何以措置國事化險為平宜有詳書助其不逮是亦要義徐蔭翁長居靜海乃閣下坐主何不知之竹坡二子壽伯弟富仲弟亦及於難矣贊臣同年之眷聚寄居沛南弟擬續寄百金資之請由兄處墊發並洪令書寄至清河轉交為感款

得便繳上也弟手患已瘥腹瀉又作前苦大便鞭結小瀉轉適兄亦患利雖愈尚宜節勞辭官萬不可滋能久於政地峴何能爲特汪虞沈道不免小小作祟耳彼此同年至契屢以前語爲言未免落應酬氣南皮以姊丈在內膽氣又壯然兵力不强將才不出徒事敷衍欲以談笑卻敵如何能行熟覩當世人才均難支此危局即康梁亦不成材料之叛逆中國其將爲人奴乎可太息痛哭也

復陳弢庵閣部

日內連得兩書敬承一一所示二策變姓名棄妻子閣下亦辦不到海島之說已與徐福不類如已得其地召集流民教以耕織始可免於饑寒若臨時入海恐未必

有此桃源儻閩中有同志者連檣而往居然成一聚落則亦終爲洋人所物色恐皆紙上空談鄙人欲從後說所慮閣下此策係屬幻想事急時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耳和局迄未開議各使欲將已處之王公大臣九人並毓董均處以極刑邸相不敢上聞徒耗時日洋兵由定州分擾唐縣曲陽入晉之說似虛聲俄欲交出東三省請派明白曉事之人前往受地內意亦難其選德之瓦酋竟住儀鸞殿尚復成何景象耶今之君子誠不足責然旣有一位之榮一省之寄即不能不受此責備況平日以經營八表自任者而臨事惟醇酒婦人託於信陵之避讒可乎承問滋公爲人與霸州師優劣此亦未敢置論二公皆不解洋務者專說見在滋公政

事勤明是其所長性情卞急是其所短此役端剛輩不足論可慮惟在眉隲而滋公贊成西安之舉又聞宋程各軍均調入豫境而獨留一董一岑隨扈此固由廟謨內定而初入政府不當以三日新婦自居同鑄此錯亦無怪衆口訾謫矣然大體自是君子所惜非救時之相耳妄論如此仍希審察竹坡兩子均殉聞之淚下仙蘄遇禍甚確其眷聞已到皖上海有救濟會寄都之款可託之古北口則恐鞭長莫及即敝鄉亦重價募人終不能達也

復柯巽庵都轉

俄英爭長正中國洋務著眼處然必中國足以自強始能用閒以爲遠交近攻之計甲午之役傳相恃俄而樞

廷信赫德之說欲恃英威習商務揣摩翁孫乃說傅相
兩用之俄失望退避致成大辱俄定密約即失東方之
權利英日恟懼乃賄康梁入都串通志文所結奄黨直
入心腹患由內出源從外入此次衅起家庭果抱定初
意專與英日構兵結俄爲助雖不成話尚是臭棋主意
乃舉國以從奉匪於十一國不分種類一概攻擊謬妄
糊塗直是喪心病狂鑄此大錯鄙人注意在未破京都
之先內意旣不可迴相亦不敢放膽是以痛恨鑑堂以
其一死無名甘爲剛端分謗而益揚洋人之烈也 禁
城旣破洋燄益熾和即終和不能爲國弟前致傅相書
謂倭不可恃仍宜恃俄但俄若以義動不據遼不求利
各國何敢不從不言利而利更大中國得苟延師亦勉

效桑榆得全晚節。自強與否，以俟君子。此大幸也。如彼以利動，則英德必爭，俄欲東三省，英必欲割長江各省。德必欲山東，日必欲福建，即與俄結之美法各國，亦須各露利益，不瓜分而禍甚於瓜分，即或不求地而盡干我利權，政權兵權以制我民權，直與土耳其、朝鮮成爲環球三奴才之國，豈不可痛哭太息相未復書而行。今聞俄意雖不言，久占東三省而稅務兵權並欲預聞，他國豈不效尤。此後何從自立。至於滋老入樞，直是老運不佳，與傅相作祈請使，同爲魔厄，乃入手未中肯綮，殊爲扼腕。六駐使公請迴鑾固爲夷人鷹犬一新參贊，成入陝轉似拳黨護符，用心雖異，其謬則同。董軍潰後，止存數千人滿載而歸，已無他妄念。剛趙輩更調甘軍。

益之鄧增乃湘軍放田雞手敵乃舊式鄧乃黔人而所部則皆董所熟識馬安良直是降回不翅爲虎翼然猶未到也入陝則徧地皆回矣無乃慮患過疏乎此事已不能挽回榮相現折回行在華滋交深或能相濟兄既不願作書弟亦別無高見未便貢其愚妄徒擾貴近之聽昨筱颿書來亦欲致書相規安圃聞時通問或皆有所陳以廣忠益滋老不諳洋情又受事在糜爛之際著手甚難亦無怪其忙中有失耳至於得人之說誠爲名論將才非打仗不出打粵捻者非老即死打洋仗者無其人一二驍將亦未必有如所稱之劉光才王世雄不過偏裨用之得法或死敵決不能制勝督撫及大僚中誰是霸才一言蔽之皆庸才耳惟吾輩縱論則不妨從刻政府止能短中取長以公拔之以智馭之

冀收鉛刀駑馬之效事至今日決不能十全何處得十全之策耶英脫久戰已疲中來皆佛國之兵所恃德爲外孫日如支子聞此軍已及中山乃揚言欲假道入襄樊夾攻秦中然歟否歟然江漢之防一無足恃而內欲有爲亦不聞增井陘之防置襄樊之戍何耶見在劉張均派全權會辦且看諸公如何斡旋耳蔭老自盡昨傳相電又及之決非虛詐年已八十餘又素有正人之望任則留守不死豈復成人所惜者有主持拳匪之語識時務者均迂笑之然較文山則得其地矣兄有坐主門生之誼自必痛駭然他日易名非忠即正何憾之有辭官之說弟何至疑其虛妄來書可謂不應辨而辨十難亦是實情但君子在中在外大率如是旣在 乘輿播

越之時未宜去位又徐案奉 旨令松撫督同運司委

責甚專求去近於諉卸國事定徐案結相幾進退可耳
此閒謠傳劉欲劾之去任鹿欲保之內用均決無其事
乃無識者信口騰詞也張次山來主尊經記初見時少
年丰度翩翩今已四十五矣我曰不端彼曰不正居然
生諡深談兩次細說開元天寶聞之惘然與閣下亦通
音問否次棠在鄂整飭吏治足以補南皮不逮唐逆之
案從嚴皆撫力也專任豫撫則偏於不諳軍務不識洋
情恐乖時尚而裕壽泉乃拳匪世叔慶邸私親非媚香
即香媚之對調無好處而有壞處耳苦旱秋燥不酒不
肉窘甚淮鹽利弊在都時頗為考核龐前輩際雲入京
面為問難舌橋不能答過南皮猶如木雞相與發笑然

講官言路例不談鹽恐其涉於言利且亦不敢自信也
事閱廿年積弊更深而閑人則嬾於世事不復細究閣
下手握牢盆所言必皆確實可行可否將所擬條陳副
本見示以增識見所識止張楚寶弟向不與之談利此
外決不宣洩幸勿秘而不示爲荷

復柯巽庵廉訪

前月廿七日得手書敬悉一一承示私事未了更無憂
國之心立言質直亦深知位卑言高當道未能見納不
得已而託爲此說聞全權已行查鹽課閣下將何以應
之洋務之害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和則終和自主之
權從此爲洋所奪何以立國耶昨聞閣下俟松撫來此
當就近在石頭一見意甚欣盼日內又奉贛臬之命

一歲三遷洵屬可喜惟例須 陛見或將馳赴 行在
從此江雲渭樹會少離多鄙人殊深別緒耳程道爲外
人所惡督府亦自惡之政地作此調停可云美擢然利
析秋毫實非救時之選他日當驗吾言若謂記憶細故
則視鄙人淺矣即如李鑑帥面劾仁和尚引鄙說爲證
而此次附和端剛倉皇一戰詒憂 君父自取美名鄙
人至今深惡之知其非黨同伐異耳董統廿五營患在
肘腋南皮云似董自安排者百思不得其解秦西師老
直犯西安力亦不辦而以重兵久屯畿輔 西陵宗器
已盡行擾 東陵和旣難成戰亦未備不知政府諸公
是何計畫董在都殺德使倭書記猶曰義憤劫掠官吏
滿載而歸是何舉動而當軸倚爲長城誠不可解矣弟

非敢云憂國也憤悶之至偶一道之

復陳張庵閣部

前月廿九是侍生日悶甚自午至申飲酒近斗許不醉
適得廿日手書輟酌讀之頹然而臥醒已夜半矣初聞
和局草約及廷寄傳到均手錄欲寄上錄時已氣塞
頭眩忽忽數日昨又奉初三惠復作書之日即各使交
約之日也傳相是日以感冒未往使館近日不知辨論
如何大致必難更改門戶堂奧俱爲彼族盤踞何以自
立而中朝舉措即洋械仍來礮臺不毀和局一定依舊
酣嬉即以今日論岑撫萬壽敢於備戲滋軒請旨申
飭榮王默然一薛居州殊形孤立而薛居州之本領又
不過爾爾奈何奈何奄寺益橫本原未正變法無行法

之人豈能有效耶昨書議及東海次棠推之爲陋漱蘭
稱之爲愚二公皆非真人才豈爲定評東海之謬擢髮
難數高陽曾歷發其隱他日晤談之可發一笑耳戊辰
三藩殆指實乎筱颿然筱颿得藩乃去年事不在文正
爲政之日筱颿月杪來一書似即赴鄂移桂甚牢騷褊
心不無少望矣

示宗甥

昨得初一手書知來甯萬不能速不審余致尊公一書
如何作計念念仲冬又咯血旬日從此恐成痼疾至今
不敢飲酒悶苦已極潛兒悼亡後無意膠續甥所親見
鄙人亦不善料理兒女之私因循日久大有低昂不就
之勢老舅落拓潛亦未有時名誰願與之結姻有一二

願意者鄙人又不意之其舊戚中有知其閨秀格範者
自顧百不如人亦未便率爾開口惟安姪提及丁文誠
尚有小女家教人品均好可以行媒鄙人以與文誠前
未相識求親不諧無謂卻之此番乃是安姪體貼入微
與丁氏所親密議女家已極願又來說合丁亦黔中舊
族文誠名在中興似尚相宜安姪愛弟之意亦甚周摯
未便令其為難擬即與商定局祈為婉致本甫俾識鄙
意老舅生平在不肯求人從前是性格今則涉於勉強
乃為世俗相迫而然耳致本甫書即送為屬大雪應時
可喜乃連日或雨或雪層陰不解甚是悶人和議迄無
成說大約內既護董外人亦未即撤兵條約子目萬難
遽合春融後又不知作何變幻而諸名公舌戰之功已

同弩未安望日後自強哉

致柯巽庵廉訪

日前奉復一書諒已入答初以二十前後執事必來省晤談而日內和議已有眉目所開十二條想均覽悉如能作越句踐之臥薪嘗膽德意志之晦迹陰謀未始不可爲國無如內外無人將來仍以疲緩泄沓應之守舊者廢媚夷者升洋奪國利國漁民利激久而禍且內發當事方以弱不至亡爲幸可云淺識記傳相止上時弟致書有云瓜分決無其事和則必和不過苟延殘喘與土耳其朝鮮成四大部洲之三奴才國而已可慨也迴避不知入奏否能移蘇皖近省弟所切望傅相感冒初三未往晤各使內寄信已許大綱略作挑駁不中肯綮

各國亦必不允安姪初十始由沛南起程到浦須在月
抄閣下能否留甯候信抑回珂里若維舟水西門匆匆
一晤卻亦不能盡言也

致陳汝庵閣部

久不奉手書甚念和議尚未定天寒各國無西犯之力
終當就範惟據李盛鐸所云各節從此中益不振內已
允誅毓遂董今董事已見明文或日內可以開議也筱
颺移桂道遠甚念之已交替否安姪轉漕須赴行在
一覲力亦支絀伯平已回湘頗有衰態也或云賢倩已
視學不知確否都中蹂躪不堪內城尤甚徵宇有書否
祈略示以釋遠系天氣已寒秦中當更凜冽乘輿西
駐即和定亦必俟春還吾鄉百萬饑民殊可慮行在

亦米貴如珠軍民交困東南餉運甚艱而英美商務隨之虧折真不了之勢也閣下何以自遣綸今歲久病頗形疲癯加之時世縈懷灰槁益甚夜來對燭相念草此以代面談

復陳弢庵閣部

歲杪得手書敬承一一即維宜春介祉頌祝無量侍仲冬復犯咳血之證較夏閒似輕得雪即止廢書戒酒耽寂養疴自以爲與世相忘矣廿二日忽傳有電 旨垂詢合肥惶悚萬分旨云革員張雖經獲答其心術尚人之際著李葆自問交涉實非所長且與合肥議論不合電告請避嫌復阻而復奏已出廿三日由江督傳旨賞編修隨李辦理交涉事宜迅即赴京當電都以姻

嫌患病兩節請代奏收回合肥不允廿六江督移知即

呈請代陳廿七奏入廿九 旨仍催迅赴

毋庸迴避著該督飭催上緊醫痊迅速赴京 旨云劉坤

勿稍藉延欽此現奏甚詳並加患病屬實語 年除因此

百事俱廢無可與商恨不能有翼摩霄就公一決也合

肥病後復元甚緩痰多神疲老態日增都電如此和議

因懲辦首禍一節幾至決裂昨聞兵欲西進始准初六

照辦外之氣燄如彼內之作用如此尚有大綱已經畫

押之十二條以及子目百數十事無非撓我主權奪我

民利不問可知無理可講無情可商無條約公法可據

即有儀秦隨陸欲以一人一口舌補救斡旋斷斷無此本

領聞南皮與合肥即因此齟齬言者亦大為挑剔約成

必遭彈射更甚馬關乃於夏主事輟行之後忽然憶及

廢人不隨兩全權專隨合肥顯有別意鄙人即能爭執
力諫而外人之目一橫外人之言一怒合肥亦止能曲
顧和局以求息事鄙人即舍命相搏亦復何補於事機
此舉或云出自慈意或云榮鹿所薦要皆不懂洋務
所致而夔石得以乘機下石誠命運中之厄境也去秋
與公縱論吾輩主戰不宜出而主和此役不能再戰止
有求和我兩人止能袖手孰意網羅先及涸鱗吞餌中
鉤竟難擺脫此即小有駁斥爭回數事已失生平之素
志况並此不能耶求相再陳必以爲迂見峴無私交未
見以薛雲階前一日申斥頗覺此奏幸免之可異勢亦
難於相瀆徘徊展轉萬念紛騰恨無密電足以速商姑
借病須醫痊聊作延宕公其爲我酌之南皮似因前書

久絕音問且正與合肥水火近更闕然其爲康黨所詆
自因仇隙已深空言勸免招侮所由豈有殺其死黨而
能以一文解怨者化新舊之見亦孝達意各省聯銜一
得其詳說本沈將來新政規模必有引公出山者但
曾植而小變之變法仍無行法之人耳鄙人或出或處無論如何必思
設法脫身不復預於新舊兩黨之列也心緒紛如亟盼
速復

復柯巽庵廉訪

嘉平初三日惠書歲抄始到益悵相隔之遠也入春想
外臺著績定如遠懷弟咳血未痊閉門習靜廿二日覘
帥忽送號電以交涉是否熟諳令傅相據實具奏聞之
悚急廿三夕漾電賞給編修隨同傅相辦理交涉事

宜不及慶邸頗奇由江督傳知迅即赴京即電傳相代
辭以復奏在前不便廿五江督移知廿六具呈以姻嫌
病狀瀝陳懇即收回 恩命廿九電奉廿七 旨毋庸
迴避著該督飭催上緊醫痊迅速赴京勿稍藉延等語
此舉或云出自 慈意或云榮鹿二公保薦都未可知
而鄙人真有進退維谷之勢近日和議因懲辦首禍一
節外人幾欲決裂見許初六照辦端瀾須定斬候隨後
加 恩新疆永成英趙啟徐均須立決董隨後亦須殺
徐李並有僂尸之說聞已幸免可歎披猖至此無理可
講無情可商無法條約可據兩全權婉求而不能假
借兩會辦竊議而不敢發言欲望一隨辦之編修從而
斡旋匡救縱有象三尺如敵國之不認何默揣內意必

因傳相衰病各電未能駭斥力爭故欲鄙人往與磋磨
方自以爲良工心苦不知和戰兩窮即儀秦隨陸復生
亦難以忠信行於蠻貊前在譯署英法各使嫌鄙人爭
執百計相困無事生風十六年來今使即非昔使而赫
德即是忌嫉之人恐到彼必生一小小波折預杜其口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殆滋帥念舊夔相借刀兩念合
并以成妙著現擬趕緊醫調咯血止與不止只可聽之
肝眩稍愈即行廿後到滬免秦王島流澌之險直赴大
沽禍福毀譽在所不計子目恐須延宕俟 回鑾後設
法言歸不知能如願否兄日望我再起亦萬不料如此
之起能勿失聲曰韓愈可惜乎漕政各節當便寄安圃
河隄各工恐無此魄力員弁亦未能物色得人坐鎮之

說偶然涉筆成趣若告之子涵涉於自譽矣閣下殊太
謹畏也尊缺甚簡苦擢藩亦指顧閒事視鄙人五十餘
病軀重以晚生白帖往謁掌院當可俯仰自寬矣

峯西

臺同察極
有脾氣

昨書以頭眩時作眼覺生花輒復中止今早重閱一過
未能罄其所懷過江以來閣下相愛至深吾懷何可不
盡洋氛日熾宿將日凋從前深憂積憤操壹大舉則終
身創之說思欲力過狂瀾稍振中國之氣馴致自強保
越無成復有馬江之敗謫戍近邊此心固未灰也甲午
之役傳相欲鄙人爲將以至戚不敢薦內而樞臣忌嫉
外而淮軍驕惰自度再起亦必僨事遂力辭之後果敗
績求和鄙人先已論逐自是頽然無復用世之志中國

元氣已虧將帥之才不出不能爲國矣是以歷年談宴
瑣悉畢盡從來不及洋務也大臣不學徑與十一國構
衅致有此變自然止可言和而鄙人不願預其事以戰
敗獲咎以請和復用不獨外慚清議實已內疚神明秋
間與伯潛前輩縱論及此謂吾輩平生主戰之人此事
誠不可主戰而主和似不必有我兩人以乖素志豈意
事與願違突然有此朝命耶瀝辭旣不獲請強起實
覺違心真覺進退失據也到滬尚須求盛宣懷派船求
外國領事保護一路折磨到都銳氣已盡焉能折衝樽
俎哉朝廷不愛惜人才實則天不愛惜中國人才吾
運命薄亦中國之運不振也此舉無論是慈意與否
大約必滋公之推轂爲多性亦太急此時非用我之時

此地非用我之地然力量用到笨處損至友之生平而無益 國家之事體究之皆不懂洋務所致滋意方望

鄙人匡救傅相挽回條約如何能副此責耶

此以意度之夏震武

本請行許之後復中較此任乃到鄙人概可想矣

此閒竊竊方以編修官小難

百熙奉

辦交涉為嘲此則鄙人決不介意於此張總憲

命使英英人不受嫌其官小無名望即復我原官洋

人視之亦不足一張轉不如編修閑散可免應接之煩

且如阮文達潘文勤不過科場墨誤以巡撫侍郎才得

編修鄙人曾被重劾軍務獲咎之員得此已為踰分人

生賢不肖豈視爵位為輕重吾鄉兩名賢一為紀文達

一為朱笥河均以學士復賞編修笥河五十三而卒止

於斯官文達以學士戍烏魯木齊復廁清班與鄙人戍

後賞官尤相似特十一國條約之煩猥嘔氣視四庫校
勘之適性陶情雅俗不同弟亦斷無文達之大年清福
耳恐老同年疑其牢騷故縷及之兼明鄙意愛惜羽毛
而終於不能愛兄謂之何

復鹿菘硯尚書

上元日舍姪專弁過江展讀手書稱揚逾量非所敢承
佩綸不願隨辦交涉者其故有三以戰敗獲咎以議和
起用有乖素守一也昔以壻逐今以壻隨始終目為淮
壻不能自立二也譯署頗能單持今須摧剛為柔始能
稍有贊助徒損生平無補時局三也甲午之役合肥以
劉省三不出環顧諸將無可屬約至密室欲以侍督衛
汝貴一軍往駐平壤非不欲慷慨請纓一洗馬江之恥

而政府既有嫌隙合肥方蹈危疑驟舉敗將又是姻親
必駭物聽遂力辭之然傅相堅不許回里端坐悒悒卒
因此招忌盛宣懷及李□□以五百金賄參驅逐從此
鄙人頹然自放不復萌用世之想誠以時勢如江河日
下不可談兵決無雪恥圖功之會也深恨金陵兩見未
暇一明吾志公乃強作網羅舉木彊生硬之麤才欲其
柔色怡聲以增輝於槃敦如何如何在略園相國及公
以合肥與侍夙相知愛申以婚姻自然沆瀣一氣此舉
誠煞費苦心不知傅相辦理洋務近四十年其忍辱負
重實有獨到之處鄙人持論以和戰歧途素不甚合傅
相每以爲恨嘗曰幼樵論事與我如水乳獨洋務乃如
水火舉告高陽師以爲笑俄法倭三役每至變色相爭

終亦不盡采納此次舍和無策傅相所長佩綸所短條約利害此老豈不洞明顧白刃當前不救流矢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恐有不能不遷就以圖了事者聞入都之始各使蓄怒以待傅相密遣爪牙婉言開譬始能刪汰蕪謬僅出此十二條之照會在洋人以爲格外交情在傅相亦以爲竭盡心力並非應爭不爭不應許而許然即此十二條固已損我主權搭我國利扼吭據腹窘若拘囚彼時鷹瞰虎視止準接受不準詰難條約不能據公法不足憑無理可商無情可懇此由敵情之很毒驕貪非盡由傅相之選懦也顧八十高年與十一國使臣鬪智而又環之以數萬甲兵衰病頹唐精神豈能無疏忽侍公誼私情但有所見自當就遺漏之處竭誠補救

強諫不納出以婉詞而使傳相曲從易使洋人就範難
 大綱已經畫押我具說帖欲改減一二分彼即故作刁
 難轉加重四五分懲辦首禍即其明驗如拓使館之基
 議賠款之數其機已兆矣大綱如此細目可知說帖既
 置之不理急則聲稱西犯東略以迫我不得不從鄙人
 即有喙三尺何能關各使之口而奪之氣哉至合肥左
 右由粵到滬實無一正人公慮楊劉為奸則傳聞未確
 劉學詢結倭在滬臨行畏險脫卸與王存善均未入都
 隨員中有三楊一楊崇伊前請訓政為劉學詢丙戌房
 家此行昵於慶一楊文駿已革粵道與閩道一楊士驥
 邸欲得保舉聞是丙戌進士嘗在李崇伊志在遷官漢中非文駿志
 筱帥幕中近似官直隸所願在開復借救濟會為名兼圖漁利於去歲封河前均已

回滬揚士驤僅司繕奏似不長於洋務究竟左右用事

何人亦不詳悉見聞調周藩司馥徐太僕壽朋入都隨

辦款約周是淮人傅相夙所賞識心思尚細密徐亦舊

幕張蔭桓所保戊戌夏人卻顛預論其心術周近與張

翼姻家頗望開府不至作奸徐則理路不清操守難信

同役未必同心正不敢保耳徐紹興人冒北籍曾從朱

自暱於侍後聞其私受馬建忠千金擬批作弊又辦

洋務機密教案輒以教士來書照會領事致領事噴有

煩言事幾達於法使幸傅相設法解散侍甚輕之此外

卻無他劣迹揚文鼎乃其門徒張保使才與李經方同

案傅相亦徇張之請保惟侍前在譯署各使震我虛聲

徐卻不在心賞之列無事生風來相磨難侍亦少年氣盛不肯相下輒與爭

持英使巴夏禮告傅相有張某出署中英睦誼可固之

說今各使皆彼族後起度未必盡記前情而赫德尚是

舊人屢受抑挫極以爲憾不必漢奸勾結但赫德談及
姓氏轉相告語即足生各使疑忌恐隨辦尚未涉手明
阻暗撓或生枝節此則全權不能袒而樞廷不能禁者
前欲以此直陳略相與公或疑取巧且兩宮之前亦
既反復奏允不便自改其說無可如何止能力疾一行
相機因應儻能殫思竭慮補助得一二分挽回得一二
著使鄙人得以塞責即是徼天之幸惟此次屈已求和
視城下之盟尤恥所虧必巨決難愜心傳相受兩宮
恩眷謗滿天下尚能共諒佩綸則廢人復起何難索垢
求瘕事定後不以爲始終改節附和私姻即以爲戰則
敗績和則受虧忌者方據要津爾時積毀銷骨即鄙人
亦何顏自辯命官磨蝸此殆勢所必至初非過爲之防

臨發徬徨實恐上負 國恩下慚知己耳頭眩未平五日始草草書就不盡百一

賤恙纏綿時日去年五月中旬因咳嗽忽見血不以爲意夏至後竟狂吐盈升各藥不應後服三七至六月始止血中時見敗絡因嗜酒肺熱所致從此遂成痼疾時愈時作八月左手又患紅絲疔宛延及肘幾至不救涼劑過峻氣體益衰入冬以煩悶稍近杯勺天氣微燥血疾又作往往痰中見紅絲紅點醫云較狂吐尤可慮以致痰喘肝眩各證雜出正在臥榻養疴遽聞 朝命此一月中苦急萬狀天陰則痰多氣急晴則頭岑岑作眩偶見日光即眼發黑欲倒醫求急效多用牡蠣紫石英等品鎮痰止血則胃膈作強日不能食夜不得寐停藥

而各病又起節後略平電都速籌保護都中以所患未
瘳勸稍緩無妨適有外感廿間復電告欲行而傳相季
子有電云相體不適食後作嘔時作微燒未能促復比
聞傳相退熱重申前請得勘電已爲妥計舟車擬即於
下月初三力疾就道到滬須商盛宗丞覓外國護照附
船北上一路折磨銳氣已盡亦生平未經之事也肝眩
乃廿年前舊證老來轉甚咯血只可聽之能渡海無風
免於舟中嘔吐加劇即萬幸耳

略相早躋貴近己卯元旦始相見於殿廊脩己廿三年
矣後聞之高陽合肥兩師屢承有知己之言一一心識
愧非所任謫居塞上都護托公倫布倨慢不爲禮獨於
佩綸極相重遂爲將軍揖客自言出都時略相切託所

致患難中承其高誼至今猶深感紉戍滿還都未俟展
謝先後三顧舍姪東藩展覲尚承垂問誠有古大臣愛
士之風惜侍非其人耳公既阿好同鄉益以略相之念
舊放逐餘生遽加薰沐用朱竹君紀文達兩先生故事
重踐清班儻時值承平誠亦吾鄉佳話今則如老荒翰
林驟遇大考又值一極窘極難之題正不知如何交卷
杜陵詩云早晚朝廷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浣花每
飯不忘君非願終隱者然高而不切亦自知之是以不
求辟薦奈何略相與公擔荷時艱必強滄江病叟同入
局中耶知進不知退黃吾堂所以累及舉主也恐不舞
之鶴終將爲二公羞矣

致鹿菘硯尚書

到都後電音往復想見賢勞時局艱危至此愧乏奇謀
足以稍塞疚責侍尤焦急萬狀也洋情驕很無復與國
之禮體全權照復稍峻動遭駁斥德最甚而英次之義
挾三門島之嫌藉勢作威固利更形鄙瑣傅相以侍不
必接晤洋人爲是前奉 諭旨並未行知各使且專隨
傅相辦事雖係 特派究與那陳徐周有間其中窒礙
殊多審察中外體制止能如此並非鄙人畏難取巧當
荷 兩宮鑒原西進一節侍料爲虛聲其故由法軍不
受德之節制致德處處擠之並非專與晉撫爲難賠款
定議即可撤兵來此便著力加稅一節曾親至赫德處
密商赫本英人豈能盡向中國然恐德奪其稅務之權
利尚有二三分爲中國處兼以自爲大較如是傅相之

病係因多食停滯肝氣太王痰多神疲性本急躁近日益甚電奏均是口授寫竣即發止能婉導於事先不能諫阻於臨事鄙好直諫似預防之進言較從前更難無可如何每於晨起清明之時無人密靜之暇委曲調護有從有不從都無痕迹其須筆之於書則面遞說帖以備斟酌用心頗苦而爲效極微盡其力之所能到而已惟事極繁而辦事之人太少得力之人則更少慶邸不甚問事以如此重大關係全委重於衰病老臣度量殊不可及兩會辦近頗通電亦無扼要之言峴本依違傳相及香翁彼此不無意見也

德法西進一節電奏語太拉雜後聞密電專問慶邸不知如何設法其實情前後互詳原電乃傳相聽言太雜

不詳所自發電之時正鄙人往謁慶邸之時也

迴鑾一節洋兵自通至津水陸立卡約六千人護館約
二千人拓界已入奏更有城牆一段亦在界內四面須
築一城與禁城對峙成何景象然不歸必生枝節至謠
言慮彼族勒偪歸政似不甚確但如此局勢干預政柄
不問可知如不能自強便同寄坐耳思之淚下如瀉

加稅一節赫德第一次條陳謂初立海關時銀一兩合
英金六先零一辨士銀三兩合英金一鎊今銀價屢跌
英金一鎊竟合銀七兩之數如能仍照前數以一兩銀
抵金六先零八辨士不必加稅仍係值百抽五而以鎊
價課稅可頓長銀十五兆有奇第二次恐各國不認加
鎊願於三兩七兩之間酌中核定以五兩爲一鎊以洋

稅二千一百萬計之應多得三分之一可得約七兆有奇較前已少八百萬矣鄙甚惡此說而已函告日本小村無如之何此次賠款照會即赫德所擬侍於坐上面商刪去此四字而傅相冀免釐之說可以不作委曲從之明日約諸公力爭未知如何蓋我說三分之一彼恐並三分之一不與說七兩或可得五兩惜傅相及赫德均執滯也近日洋貨進口以銀跌止於值百抽一二土幣如此皆赫德自行供而譯署諸公茫然

俄約一節英以目下口氣似鬆便算無事俄德甚密德以法不進攻劉光才謂其無能勒兵偪令同進法使畢盛大以爲恥求瓦不允求俄使格爾思言之始允夫既可使之退亦何不可使之進也德爲英之甥而俄之母

后或其後亦英女所生俄英德同爲婚姻英忌俄決不
殘俄德中立英俄之交惟法明言助俄日本明言拒俄
公議不過同霑利益似中國未必能全擅遼瀋之權也

將來必出此策矣

法使將去留之不可不知後來者如何

覲見一節抗謬已極初欲立受國書傳相設辭爭之照

會上竟不及此

慶邸云前數次已立受不知確否

上本欲電奏鄙建議

遣那徐往酌已允適美日兩使來相與磋磨口氣漸輒

因與徐酌擬說帖交相於答拜時攜去

尚有一二事相以近已如此不

能畢矣日內當奏

是日相過勞歸之次日適有西進詰問之

旨立時兩眼作黑兩骸輒行跌吐粥滿地至十三作燒

服藥始愈忠懇處亦可憐可敬

停考一節我分別城鎮而彼堅欲肇亂地方府縣不准

考試京師亦然不但准鄉試並不准會試殿試一切全停照復駁之而來文竟斥爲欺妄迂謬已欲奏結矣鄙以爲大失士心屢託赫德聯芳疏通有一二國使臣明白昨又具照會疏解不知能許開考否貢院已拆毀今年萬不能行

每日黎明即起燈下始能稍靜眩疾雖愈而久鬧乍勞神氣疲頓思慮亦疏憂憤中時復浩歎匆匆書此數紙據事直陳都無文理勿哂其麤陋也

復朱子涵內弟

得手書敬悉氣體就愈爲之忻慰然一切仍宜自攝夏令尤當加意眷屬是否同赴大通甚念念也政務處既欲變法而所用全非人望令表弟爲夔所引慰廷迎合

保薦 召對候 旨錄用意氣飛揚樞廷電問日本使
臣期滿與否李須他日瓜代而英美已滿正在和議喫
緊之時未知即簡否大有須臾難緩之意賠款四百五
十兆息四釐分年多則力稍紓而銀數增分年少則數
稍減而財力擠德使所送之表分四十四年其意以舊
債新債合算共四十二兆欲舊債減時勻入新債總不
逾此數俾中國不過窘乏江鄂改為還二十二兆則前
四年先還本四兆利自可省其實此間已連作五表各
使均不肯允江鄂經樞轉數又不符見又另創一表較
德使表可略省實則所爭皆毫末即此十八兆中國欲
另籌十八兆之款以供國用亦不易矣洋兵因運船不
能速陸續撤退姜馬兩軍遲遲不能遽來以洋人疑忌

之故殊難合拍而都城善後工程木廠鑽謀如故迴
鑾供張官員鑽謀又如故承平景象可云驟復以此觀
之心術不變習氣不變徒變法無益也政務處兄在擬
中聞欲別立名目不儕諸人之列然侍郎云當差五品
卿曰差委兄將置之何地且上七下十即以兄爲大臣
亦不過隨行逐隊而已況未必大臣耶已設法力辭冀
可擺脫行在已發號施令都中之督辦徒擁虛名慶邸
甚愠傳相明知是借作門面付之一笑惟崑小峯則猶
望迴蹕後發揮耳

復陳弢庵閣部

到都後曾得復書以和議未定不能即復臨行惠亭編
修來出手教敬悉一一長夏江村儵然自得身在緇塵

益深健羨况昆弟聯牀眷穉侍側極家庭之至樂乎賠款辦至四百五十兆息四釐初議本息分還不允後列三表以爭之均欲不逾九百兆之數而德使自創一表以新舊債歲得四千二百萬爲之通盤抵制彼減則此增以四十四年還清而前四年但還息十八兆前漸還本至末年每年須三十三兆左右全權不得已上聞江鄂爭之願第一年即還廿二兆本利兼還數自可減亦即前三表之意而語大譏貶全權憤怒謂江鄂有意取巧商之各使亦嫌無抵款不允德使又改一表可以較省然各使意見不同猶未定議也交界之期德法均展限一月不許姜軍入城土匪以畿輔賠教之款苛責良民煽惑四起官軍無紀屢敗而修工迎蹕庫款蕩然

又是有司棘手之證至於變法之事誠如尊論君子不敢放手小人得以營私者四月初行在選派五人電商都中請將侍及于晦若派入此外有通才亦請加派彙奏於是邸派徐太僕壽朋崑派陳侍御璧清晨還復西安侍辭而未許非相派也後數日滋電健庵欲爲侍別立名目不儕諸人之列當辭以仰愧王瞿俯蓋孫郭別立名目不堂不司相去幾何病後惟求退相愛者願全其拙直俾得自由至是約及兩月未有明文蓋內則夔鹿不合而榮兩用之外則李張不合而榮又兩容之豈賢者得行其志之會耶執事鬱然人望到都即言之合肥薦剡已具而遲回不決壺公亦不及橘洲尤可訝侍既決退乃以長電直言之昨復電謂略園以公鄉評

甚劣爲辭明是挾嫌可恨之至所言既不納侍藉考核
商務亦引歸江南徐圖乞病決計三十日赴津行時得
家書去歲所生一子乳名阿當者殤於春初行時本未
退熱也

復鹿崧硯尚書

電音互達胷膈未能傾倒鬱悶萬端昨奉七月十一日
惠書敬悉一一要盟至今日即君相臥薪嘗膽合力
同心尚須出滿身大汗始可望病有起色積習依然何
從著手公處得爲之地而無得爲之權憂勞何益即如
俄約一事佩綸去年七月即致書傅相謂俄如放鬆一
步則中國略延殘喘我公盡蓋前愆公約亦可從寬議
結如照旅順案得步進步各國效尤禍速而患不小傅

相未以爲然且始終謂俄敦睦誼不致作梗不幸而增
祺謬訂於園中展轉至於三改許拒皆成失策何計挽
回公屢問而侍屢答非游移其詞實苦無一良策也公
議之說創自日本孝達主之侍在都將俄約辦成長編
以備傳相講約時察核因以得此事曲折各國忌俄亦
不願忤俄許以通商則云以義不以利窮其究竟則云
能文勸不能用兵近者日本外部沙彌亦以機會未到
等語推宕各國調停決不可恃傳相之病在不言勢迫
於無可如何轉以無甚流弊等語入告蹈入負氣護前
積習令人不能滿意香帥謂其必欲成之而後快活畫
一秦會之舉動亦尚不至於此平心論之感俄之保護
畏俄之強悍而已至於各國瓜分傳相亦毫無把握如

何敢作硬保猶之公議能否索回問之江鄂亦毫無把握也鄙見能戰而後能和千古不磨之論一敗之後我竟無一兵可用一械可資守戰兩字幾同禁體俄約既責成全權無論如何換湯不換藥總是名存實去各國未有不藉口者近日日本已餒俄又聯德英以脫事外強中乾不敢構衅於俄而不難求逞於我瓜分全局決無其事或割取海邊要隘或據天津作公地或分索各省鑛路之利此層即俄全還東三省緩辦和約公款中亦慮索及皆在意中似宜責成全權及會辦謀定後和毋得顧此失彼以我無一可恃彼族可以隨意侮慢佩綸亦不敢十分作託大語第即此數語回鑾便難刻期彼族又將饒舌議者謂一行新政即洋人刮目相待豈其然乎至佩綸出處承公

愛同骨肉感不去懷第下情亦不敢不盡隨辦爲難前
兩書已略陳之既不能接晤洋人實情即已隔膜照會
往返硬以無禮之詞駁斥筆舌俱枯終於無濟比賠款
釐定瓦酋辭行諸事正須綢繆而都下泰然已如承平
氣象徐進齋謀作外部侍郎那晴軒求賞頭品頂戴上
驕下諂文酣武嬉偶作危言都成謬論至此乃真不可
耐故候至五月十六洋兵漸撤佩綸始作歸計廿一議
定以考核商務行而回都迎 鑾三十成行而廿九夜
始得殤子之耗明晨兒子又以母病電告時傳相回宅
亦未知之匆匆電公而已南歸倏已兩月商務考核略
有端緒擬節後撮要寄都交卷即入一文字乞病非敢
負公雅意也政務處誠爲要地而夔石既有深隙難與

共事以公上結 主知又與略相深契同作大臣彼尚
能明與齟齬且引一瞿子致爲助公以我爲同心而分
地相懸勢成孤立新進功名之士知舊望爲何物與之
比肩有不止當面輸心背面笑者且新政已屢頒 明

詔多采江鄂之說大抵襲取日本國志一如康梁之舉

動旣無須鄙人贊歎又豈鄙人所能挽救

亦重記在譯

署時上一條陳欲立劉永福爲越南王係綸
駁斥爲之大怒江鄂聯銜不準改一字也

坐鎮其閒

實同疣贅老而折節正復何補幸垂諒

晤杏儕始詳七世兄之耗相與痛惜越日而喬笙赴至
爲之沈瀾者累日侍近年家運尤劣長子志滄丁酉選
拔旋以療疾亡乙未以來共殤三男氣爲之餒豈不達
哉命不如人無可如何也公處政地旣無退理亦望稍

寬懷抱以靜定鎮之俾略相時親正人時聞正論自有
無形之益惟小人伎倆百出不可不防願少加意俟稍
暇當再有所陳日內便血未痊諸事懶惰也

復楊萍石觀察

前月奉復書以病懶久稽裁答秋中涼燠不時想興居
健勝也師相畫押後復病仲彭父子急程省侍聞懿
旨賞假廿日體氣漸痊稍慰遠念惟俄約如何結束頗
以關懷俄主親自赴德其意必爲關東倭外部沙彌已
作宕筆各國如何可恃而俄謀叵測將來終爲李氏之
禍如何如何鄙人所以不敢入都者不盡以此亦未嘗
不因此也天津何日交還恐各國據爲公地扼咽據喉
臥榻前寤睡殊不可耐並祈復示教案賠款據滋老書

有地方搜括已及百萬去都已兩月不知其詳南洋硬
擠出使經費九萬餘均未解閣下撥京款五十萬移緩
就急已見赴義之勇近京款已屆期不知京餉一項解
到否甚以爲念高陽師眷屬已否到都符曾先歸抑派
隨扈新政全采江鄂之說而峴莊已內悔設立派辦
處恐辦不動鄙見變法宜有次第以不通人情之人而
於大亂後一意翻騰殊近自擾耳不知晦若侍御以爲
何如金陵水已退惟米珠薪桂士氣民情均囂然不靖
啟鑿不改期而汴梁恐須小住以待俄約之定都中
近日作何議論筱石卸尹符當履新抑仍留辦工程也

致于晦若侍御

都門共事以三月之小聚補六年之久別滿眼緇塵少

得清趣入秋伏想動定嘉和時深注系佩綸此來用非
所習以詔書敦迫不得不強起一行本無久留之意
家事會逢其適有如杜宇催歸旣出復入未免可笑以
秦中尚有勸駕者不欲拒之過激先復商務後乞病銷
差以了此番藤葛時局如此居金陵亦非萬全策委心
任運而已聞弟協理畿道須聞日趨公未免擾擾傅相
銷假已回行轅否心海一麾出守聞初欲以政務處之
或畏其口故仍還之鶴樓爲心海計亦甚得特不知其
低頭就之否弟處有無確音三伏中頗服暑藥入秋便
血有勸其喫白木耳者記弟在都言之即亦照例日進
此品須三錢始得一甌性不喜甜三五日便厭以鴨湯
煨之又嫌肥膩後亦日愈昨偶持螯喫酒三兩杯意猶

未快而血又下注矣恰好作乞病證據也大水後輒木均缺破園不能葺治惟桂宦一閒尚完好暑熱中張汪時齋雪梅一幅對之心地清涼如對吾友今木犀香矣甚相念也退志已決書此以報

致秦伯虞院長

隨園詩確有所得矯尊韓抱杜之病而遁入性靈鄙人嘗謂白香山有白帖三十卷較獼祭者定不枯窘而不肯堆垛所以自成一家隨園四六博雅如此豈不能數典者而詩乃清空若此蓋欲矯漁洋之弊而爲之耳廿歲鴻博豈有未讀長慶集者而自詭晚歲始見白詩則近於欺人矣先生不以學隨園爲諱得其清而去其率無其晚年之病而得其生平之真卓然成家傾倒無似

第十三即學詩亦從隨園入手後乃泛覽諸家趨向不定至今未能自立塞上三年注管之暇案頭僅荆公東坡山谷詩讀之頗有所得惟嫌七律一種三家均未到好處厲津選唐人詩派集欲以分別源流而斯事體大作輟未成來金陵七年為家事擾擾書皆束閣偶閱古今詩遺悶掩卷茫然矣姓名三見集中所謂世人皆棄君獨厚者引為深幸欲和又不能成只合酌酒自罰耳啟鑿有日擬日內將商務撮要呈復即具文乞假不及候雲漪命理前面命不趨賀先生尚涉筆及此益形弟之疏謬

復陳毀庵閣部

歸金陵已及兩月暑癘目腫便血諸病雜作以致兩奉

手書均未作答歎甚歎甚秋中猶熱體氣如何新政多
采江鄂之說侍既志在退伏若仍議論是非便是多事
世變日亟竟亦不知如何辦法始能有補於時不知閣
下與壺公曾一往復否俄約聞在都開議壺公主各國
通商之說而俄謀深秘未許他國與聞日本最忌俄是
壺公所倚近外部已易沙彌能始終不變宗旨否破格
用人最是美政但或由外族推引或由政府汲挽即不
足以樹風聲士氣日頹若必待學堂造就恐未能拔十
得五耳園工未竣現尚賃廡而居殊嫌逼仄實孚決意
歸來甚好然侍處久不通問健姪主折漕之說漕折後
漕督裁而清淮無一大員必亂聞 啟鑾不再改期大
約在汴必有停頓聞中貪吏戾氣鬱而為疫賢甥亦罹

其厄知公不釋於懷林太僕報捐兩萬當已得獎此公
近聞貧窘尚作卜式舉動亦可感也外務既設專部不
知令姪留外部否仲勉言補缺後欲以知府出是選缺
是截取未得其詳

復陳張庵閣部

復緘已至距前書已逾月矣時事直可不談俄約聞已
開議公約如此未必俄獨情讓英不敢犯俄據津爲公
地坐扼喉咽迴蹕即入圍中直是晉楚爭鄭局面而
江鄂疏陳時政一味紛更尊論以爲飾觀猶未深探其
隱耳侍疾已止乞病後偶然持螯略近薑酒而下血又
作頗似爲鄙人圓謊者戊戌一見不可無詩至今未就
到都銘鼎丞師以別業圖屬題勉作五古一篇應之銘

贊其書而不愛其詩生硬可想俟園居當陸續了此詩
債必將寄正耳目隘陋無一可入詩料者若悲天閔人
學老杜每飯不忘之慨亦落套也孫大令篤長於英文
便是投時利器知鄙人不出恐亦未必願見如仍願來
謁重以尊屬敢不破例延之

復秦伯虞院長

大文捧讀未竟適楚寶過談相與共賞楚寶諷誦至再
以爲集中第一傑作因言其先建威祭文閣下代人作
一篇亦是此體情文相生長於哀挽並屬弟不必增減
轉有裁鶴續鳧之病楚寶去後弟復細加校勘起筆突
兀固已冠場中間將文忠和戰兩端處處納入江南拓
得開抱得緊入後歸到本題借公論以達私忱尤有手

揮目送之妙義山云敢伐不加點猶應無愧詞是矣坡
公祭歐陽文已爲庸手套壞而荆公之於歐陽文體同
坡而說來不甚沈著閣下殆有意矯正故不覺其浩瀚
汪洋纏綿悱惻兼而有之耶字句中略有可議弟仍照
平日讎對之例細書於後以備考核彼此各行其直方
是老友論文之快境也

適公以孤軍轉戰吳越克復省會

所以欲稱蘇州古地名者因下有常州恐

兩州重復

適字可去孤軍轉戰似不如改異軍特起甯蘇皆

省會相混似不如改蘇州之古地名而刪去吳越二字
就戰功而論破蘇是主嘉興是賓

公意在不肯攘功

似明言謙美較明既點忠襄即何妨明說文正

吾甯

二字宜酌

方望溪出古文示李穆堂李閱之不發一語

方詰之李云開口便錯方愕然李云篇中屢言吾桐天下郡縣名桐者有五知是何桐耶文人相輕之論亦不可不察

敗軍之際

急難之時

兩句宜酌改一語令其相稱

兩江

似可改江甯

公車

費一役

一役二字不雅宜改

江甯人之官於直隸

句不

便道上謁

酌亦宜

近況二字

有出處否

其衆著有如斯上當墊一句以足

其氣

今者哀衣

後又云

今乃請祭

兩今字太近

奔走踞拜兩句似參差勿全作四字句方是

致陳毀庵閣部

前寄一書當已入鑒昨孫大令

筠

來詢悉公秋暮患瘡

冬初始愈甚念念也侍秋仲乞病銷差並聞公約畫押

後有擇尤保獎之諭即具書力辭旋因文忠師騎箕
電詢于晦若則乞病辭獎均已奏達宸聽冀可無事
乃慶邸意在公溥仍爲敘勞殊乖素志好在病狀瀝辭
均有前案可憑俟行知到後仍請收回成命並陳病
體未痊諒不嫌於慢僞耳文忠食少事煩鞠躬盡瘁鄙
人尤切知己之感愴慟彌深平生敬愛不衰如文正文
忠兩師之相待求之古人不可多得況於今之士大夫
事後自思實爲漸負故弔月以來心緒更形鬱勃氣體
亦更頹唐也迴鑾有期新政紛起不知果能自強否
聞閣下在閩亦設東文學堂確乎順天鄉試乃借豫聞
成何氣象潛兒於中國政治得失尚可敷衍成篇泰西
藝學則非得其精微難以發揮透闢亦非年餘即能到

岸究須如何祈開示書名及向學之法俾可遵循想不
吝教益也日內又須遷居復書祈寄侯府街翰林張宅
爲要

致劉仲良宮保

甲午以後彼此相遭皆繫國運與身無涉是以一江
之隔音問闕然去夏今春晤健惠兩弟詢悉興居嘉暢
玉森至無爲辦振曾託其代致拳拳即維德躬嬰鑠以
慰以忻文忠師入都定約食少事煩鞠躬盡瘁海內同
聲感泣矧在親知聞吾文愴感至深足徵古誼身後各
節伯仲季三人和衷商榷略有眉目惟文忠並無年譜
應由姪補撰癸亥以後稽之方略官書尚可得其大概
而從前事實則閱時既久載紀闕如殊難鉤考茲擬在

肥幼日之事函致文忠族弟姪令其各舉所見聞以備
采擇惟自癸卯入都至癸丑出都十年中仕宦蹤跡均
不能詳文其時正在都城當必了然務望瑣瑣記述筆
之於書愈詳愈妙將來即可以我公筆記作爲考證實
爲相得益彰諒我公必不以爲過瀆也前者曾文正騎
箕同時疆吏皆屬門生故舊各上疏奏表揚文正遺聞
逸事藉以流傳者甚夥今文忠之薨 中興名臣凋落
殆盡歸然存者止我靈光而又值外夷猜忌之中不能
代文忠之緒後無嗣響豈惟淮部私憂抑亦國家之隱
患矣葛相遺事郭冲僅得諸傳聞討逆英謀東部能詳
其家世徵文不如考獻非公與文忠沆瀣一氣者無論
言之不詳即詳亦不足取信取重公何多讓焉姪春聞

北上夏季南旋一切健之當代陳不煩縷縷

致安圃姪

十五一書託藝棠漕督交驛當已收到矣倏忽半月姪想已到沛南沿途勞頓爲念聞慰廷已赴保定各軍尚未帶去則拳擊尚易彈壓至於洋務實無辦法雖云交際無與交涉但待以禮貌情誼漸孚交涉小事尚可通融大事實難假借國勢如此除是不做督撫否則未有不壞名氣者所用司道各官擇其稍有天良不致藉端作祟即屬得人局面須略開展內外南北消息須靈通以免隔閡所難在新政鋪張錢無出處耳辜君能通德語子立寄來節略一紙幸眷悉如欲調似須電詢孝達鄙人亦屬子立問明不知辜究願赴東否文忠靈輻

須開河南旋慶邸十九到京俄約不知如何措置夔十五始起程初四 迴鑾恐天寒又有汴省挽留之法也

示宗甥

昨得安圃來電以辜君既諳德文人亦正派如甥所云與安姪必能相投見在山東交涉以德爲重通省並無熟悉洋務者亟欲求賢相助屬甥即爲妥商如果願往再與香帥電商奏調等語其薪一節未及究竟湖北若干余爲代斷不能多亦必如數可以與之說明此舉吾甥同安姪至戚薦賢爲助本屬應辦之事何以事先未與辜君談及辦事殊不老當及姊丈略加責備此乃老吏見事太多便走入此派又復欲我代爲攔阻豈非兒戲若如此待人只要一次從此人之輕汝必矣所以作事不可造次也

今宜與辜君切實一商從速見復一面逕復濟南一面復我以便電復安圃勿再踈滑叫人兩頭瞧不起汝所上條陳亦有一二可采然安姪不甚懂交涉勢必怕見洋人不知越怕則糾纏越甚寄則寄去恐亦未能照行且此特交涉之一端耳所以然尚不在此我所以怕入都也書到如已赴應山應早歸料理非事有關係我亦不作此書矣

示李偉侯內姪

屢得手書就悉一一乞病辭獎鄙人本有定見明知專片必不能抽而時事如羹如沸決無冒昧再來之理若文忠生前遲迴不上身後轉奮迅而前似此番南來專為迴避祖庭耶來書謂可吐積年鬱氣老夫鬱鬱不獨

一生榮辱國事如此恐終身無解鬱之方何至得一四五品京堂即能解鬱未免釋氣初擬靜候行知因都電迭來勸駕此閒亦慙慙出山者居多遂具呈上慶邸懇辭如果得請最好儻不允再行乞病茲將呈稿寄上即呈尊公一閱措詞委婉似不礙同保諸公之分際也近來文思枯竭昨哭祭文忠文中有云欲竟公未竟之志力既弱而身又早衰實是至情文忠相期甚遠無可如何始於議和案內託慶邸敷衍一保非祖庭本意若到京唯阿取容馴致高位便算不負文忠乎姑母八月不能與賢喬梓同行致成終天之恨決無意緒航海入都志沂九十月間以咳嗽多痰致成閒日之瘡服藥數十裹近始告痊尚未能移入新居文忠之意望姪以科第

承家今 恩賞郎中補缺甚易堂上及姑母皆追體祖
考生存遺訓恐吾姪此時當差沾染習氣故堂上前致
尊公書有屬姪先歸之說既不能歸須深體慈意凡事
謹慎亦既衣裳楚楚酷近時趨勿又以追隨那琴憲當
差與民科諸公同事弄得一身全是臭旗人紅司官派
斯即所以報答祖考耳

致于晦若侍御

歲晚一函當已入察入春伏想興居佳鬯也兄辭賞一
節初九日據南洋移知後由姪孫允言探詢電復因擬
一摺稿仍求慶邸附奏省得又干直督其疏稿及致慶
之函稿均求吾弟鑒定即屬舍姪孫騰真如蒙閣下代
致慶邸實為心感儻不願屢曳王門之裾或轉交顧康

民亦可想骨肉之誼必能為我一行也前書皆肝肺語
加以冬春不寒又復痰多喘急即急召亦難遽出殆有
天意初非鳴高第是否仍寓蕭寺抑或坡穎聯牀出都
後恍如夢寐無非衰象也聯甫在何所伯平到都候缺
想已晤敘穆若淵若兩弟若何文忠靈輻以巢湖水小
須夏令始能南歸不知栗主入賢良祠約在何時

復秦伯虞院長

桐城流派學之者弱背之者羸湘鄉以剛矯之是也而
時流蠶起遂復高語秦漢凌厲叫囂盡挾古文之藩籬
而各以意突甚非謂矣湘鄉趨重昌黎法律仍宗惜抱
是古文正脈終當由歐曾以上溯漢唐各因其經術史
學之淺深以為厚薄而歸本於品詣以重其言金陵為

惜抱設教地梅管實衍其傳近更揚文正之風指歸益
定先生有所授之乃謙言此道素未知音何也承示大
文反復弔月文體於廬陵爲近間似樂城夙工詞賦亦
出入柳州其一種紆餘委備從容自然之致乃古文中
難到之境而先生以涵養得之斯不必與古人強合而
要非擬古人者所能貌襲矣其字句稍有未愜者佩綸
不解道諛輒已錄於別紙謹附折疑攻闕之義惟鑒察
及之廢棄後從未與人談及文字幸勿以拙書示人爲
感

忠義節烈兩序

上江志兩序深於史例不必句摹字擬自然入班馬之
堂於此覘其學識之純厚

以此兩作爲綱即忠烈備考歷代節義名臣兩序均
是一類文字有功名教儒者苦心元遺山野史名亭
烏能知此

祝宗伯奏議跋

跋文有咫尺萬里之觀若有人焉至若燭照數計數語
須一氣讀下兩若字微碰讀之不響請改去下若字何
如讀文雖非奏曲其中自有宮商不可不審也桐城派
最講究者是讀功此其最精微處

壽左恪靖

桐城之例壽序已入古文矣此作引詩爲證妙與文襄
身分恰合典重而無溢美文品極高

以義山之博麗作會昌一品集序便嫌過於繁猥爲

系尉勛業所震炫也此作不知為何人代筆以我馭
題絕無一過量語文襄讀之必當許為搔著癢處此
作者文筆過人處正作者品誼過人處

沈文肅

陶林二公祠

兩碑皆簡淨腴厚舉重若輕不朽之作也

郵筒之以書往復者與文忠書函往復句是相為呼
應大碑版中如此微嫌小樣郵筒句尤不愜請易之
以成合璧

江甯人之官於京師者下又云江甯士民似亦嫌煩
省下江甯二字何如 左文襄為文毅親家文毅屬
文忠親造廬訪之贈以一聯皆文襄微時知己也聯
合自然有情

重濬烏龍潭記 後湖記游

柳州西山諸記全自水經註出此兩記幽秀似之

濬烏龍潭記爲桑根作非爲水利作也權文公杜城郊居嫌於諛頌白樂天廬山草堂遜此翦裁

吾師桑根夫子句似可省數字師即夫子也

癸酉距今十二年己卯僅六年似涉算博士口吻請改爲渾舉之語

祭陳孺人文

情生文耶文生情耶讀之使人增伉儷之重

作者性情中人故長於哀誄然諸篇中尤以此作爲最

竹居記 兼他作三首

往嘗嫌惜抱集中桐城張氏之文太多今南岡於竹居亦然相得益彰不能刪汰深幸楚寶之能擇師友也

各墓志

梅志母封太夫人

以其夫三品得封不當加太字下文稱太夫人則可此處宜刪太字且

誥命即子封亦無太字也

又本生母車太夫人

豈馳封耶以梅之官止能稱太恭人

又而君則竟死矣

張見吾墓志又用此句周光祿志又云未幾而君死矣屢用便滑宜酌

改一二以避之

張見吾墓志

既云書君制行之大者以表君之墓則題當曰墓表墓志乃埋幽之文葬後不能埋矣

陳表 張周兩志 均曰配某氏有婦德云云似宜酌

改一二處

三墓表

青士所論表志之例極嚴改墓表爲志自是從善如流
惟表立墓道志埋幽宮何甘陳旣大書深刻立之道旁
矣而集中忽改爲墓志不同兒戲乎必守桐城義例宜
改文就題而不當改題就文也三作均插入自己亦嫌
落套似可酌改一二篇
朱文公爲韓漢翁作墓表韋齋先生內弟宋正獻爲真定張
德林作墓表均闌入自己以壯波瀾似可援以爲例

措抱疏故蔣知廉墓碣
亦敘交情以事實少耳

葆常先生墓表改本嫌氣脈太促 李宜人前已提
出後但稱李宜人不必照例又云娶李氏 前有稀
齡撮記已將已所遭會說矣墓表可不必夾敘

送王定安

柳子厚記零陵乳穴曲祖崔簡荆公作蘇安世墓銘稱其能迴歐陽文忠之獄後世猶譏其過當文人褒貶之重如此王鼎丞文士而非良吏在署晉藩日侵蝕振款事發遣戍後爲要津援引復官鳳穎作者以文字交製序送之可也文中稱其在晉救荒所活萬億則失之誣矣若不刪去數語必有譏南岡之後者敢不獻諍

道員不宜

公稱

全謝山先生喜搜考南宋末年前明季世遺事碑碣雜文若干篇發幽闢微往往而是讀之觸麥秀黍離之感令人胸臆鬱塞此誠賢士大夫表揚忠烈之苦心而身非遺民時非亂世近於無疾呻吟矣作者少更兵燹中

值昇平晚年教授鄉邦親見強鄰日逼士氣日瀉不得已寓之於文所譏序跋銘志大都此意感喟既深性情更厚於人才之消長風俗之盛衰下筆尤爲微婉不止蒐攷精詳有係乎一鄉文獻也山谷有言文以理爲主理足則文自可傳矣拜服拜服

復陳弢庵閣部

連奉三書知氣體已痊尚未大健甚念甚念新政以江鄂爲主而江本無意隨鄂而行公以爲搬演而此唱彼和勢已融成一片此閒學堂房捐即已擾擾異常他處可想聞有樞電令江鄂更迭入覲上方以此自強也侍瀝辭之呈寄慶邸已將一月而杳無消息即亦聽之移居發端於十月至月之十日始移新宅迂緩可笑

即此一節昔須佩韋今須佩弦無非衰疲之象來教謂今之破格者亦是北張南陳籍籍京尹自當出衆夫已氏則不敢引爲同鄉何論同姓令人齒冷而已人才如此可爲浩歎詩二首勉和呈教侍近年久不作益覺手生荆棘也詩孫來以竹孫事告之渠亦得有家書似虧累之外家事亦不甚順子儁夫人赴粵詩孫送之至滬近始歸耳

致安圃姪

辜君細加考問乃談洋務而能守舊之人果善於駕馭足資臂助且侯子立書到當再電復又宗子立昨有條陳亦爲附上說頗中肯但無一分自強之實際即無一分禦侮之把握耳文忠飾終已極優渥近都中紳商請

建祠京師又奉 俞允昨晤恩藝棠據云立功省分專
祠係 特旨似可官爲經理不知山東能籌閑款辦祠
否以理而論江蘇山東剿平粵捻之功最大似應官爲
建祠但不知山東閻文介丁文誠如何姪想就近查詢
矣瀝辭之 命因候行知尚未寄今擬不候行知即遞
慶邸代奏藝棠係慶邸親家寶文靖之姪據云文靖背
後極稱鄙人可謂不虞之譽渠力爲勸駕頗爲關切但
退而自維國事無從著手且無全家北上之力即吾姪
尚未能盡喻外人那得深知真出處俱非進退維谷耳
聞允言補缺明年可以考差潛兒不諳新學且年來爲
時事及工程所擾學殖益荒河南一行亦是花錢而已
致于晦若侍御

前上一函當已入察昨承皓電知慶邸代奏奉 旨毋庸固辭日來出處之間極爲皇恐以臣子之義論當此時事艱危自應入都赴補設法支持且以獲咎詞臣淪廢十七年 詔還紳笏重列朝班 兩宮西幸還都亦應力疾一來以伸犬馬戀 主之悃忱而鄙人不願受賞之志實已傾吐於前呈初非矯飾其難言之隱則俄約至今未歸 朝廷若責其獻策一籌莫展實近素餐自顧菲材決無濟時之具若以新政而論更屬無從下手小立異同便似坡公之爭差役近來看事甚難又不願與人爭細故若隨聲附和時流濟濟更何須我輩署干木紙尾耶展轉思維不如藏拙伸彭來電屬勿再三瀆辭自揣分際再辭慶邸亦未必再奏擬具呈謝 恩

並聲明病尚未愈一俟病痊即行北上似尚得體好在一日不到京即一日不補缺仍與辭官無異此呈交峴帥似直捷而南來並未往見渠屬人授意欲一談以畏熱卻之今更不暇與之酬接或寄直督或寄吏部抑仍寄慶邸祈弟爲我妥酌酌定尚祈電復如此說未合弟熟悉故事更望籌一超脫之法總之鄙人明年春夏決無北上之意此實公私統籌並無絲毫意氣在內弟幸爲我審慮之 迴鑒已卅月人情政治若何文忠靈柩何時可以南返河南借試想一如京兆之例穆若屆期游洛否經濟持科何以寂然所撰文忠年譜能否略擬大綱聯甫何尚未履新或云留辦俄約又或云已入袁幕孰確冬來瘵多且有喘象月內始移入新居氣體日

形衰弱老態見矣

致安圃姪

宏銘來談兩次其長處在通德文熟悉外國之事彼以香帥不甚信用故感姪而來但於中國事不甚明尚須駕馭繙譯重在出面交涉無留作幕友之理渠在鄂去年始得二百金薪水姪處似宜略豐姪似當於開誠布公之中稍寓操縱心地尚是爽朗一路未致沾染洋學習氣一味奸險也較蔭午樓輩已勝十倍近日想已到派充洋務局委員最爲相宜姪處有無奏摺好手非比漕署清簡似亦亟宜物色也

上慶親王

敬啟者本月初九日准南洋移知大咨恭錄 諭旨命

佩綸欽遵並承鈞教殷拳逾格獎誨三復十讀感悚靡
涯卽審 倚畀日隆惠安四裔引詹東館頌仰彌殷佩
綸前次憑辭 恩賞迫於愧悚至誠初非鳴高引退
歲命已出不肯追回以積瑕叢垢之廢材 聖朝不遺
簪履有意濯磨憂患餘生何敢再行瀆懇無如入春以
來氣候過暄便血咯血時作而尤苦於痰喘不平實難
急切北上萬不得已止能一面謝 恩一面趕緊醫調
俟病體略可支持卽行入都赴補以酬 兩宮生成之
大德以副殿下策勵之盛心本思附南洋摺便代遞惟
佩綸久病不能出門藝堂撫部駐蘇無人轉達茲將奏
稿寄由于侍御趨叩崇階代陳下悃仍求殿下奏事之
便附奏幸垂念舊僚憐其孤進不以爲瀆也

復陳弢庵閣部

侍正月來一勞輒喘月杪感風熱作咳痰氣上泛而不
宣初六痰中又兼血絲血點其時春令過暄此閒又苦
無醫自以蘇子杏仁意爲消息氣平痰暢血亦漸止然
氣體則日疲惫矣乞病之疏二月十四得于晦若電已
可入告都中均知其託病昨伯平復簡滇東過此一宿
都中要人尚有勸行之說顧康民代致慶邸之意亦屬
病痊速入如菲材不合時宜何伯平言南皮所薦共十
四人公及益吾外尚有介軒內多朝貴或侍郎或三品
京堂故子久告之止能留中未便明詔存記此亦託詞
耳正月閒左子異因文忠薦送部引見其眷留此屢次
晤談以文襄廿九小像索題此像冊公在閩嘗見過爾

時憂居不能作詩茲錄文襄原唱八律奉寄如有興可
作一章另紙寄來侍亦尚未構成耳許貞幹有詩和原
韻所謂何充佞佛全無用張浚視師亦大難乃用文襄
燕臺雜感
原韻非題
象之韻用以譏諷鄙人平心而論詩亦不佳也閣下
蕭然溪墅與世無求自得天倫之樂健羨奚似徵宇聞
隨節赴英吉利學當日進惠亭近如何叔毅如仍理許
鄭之學便是蠹魚若兼治西書便是時魚舊乎新乎侍
年來竟無常課學日荒陋智慮亦日枯竭求作一文人
亦恐名不副實如何如何好春倏已兩月近策杖盤桓
花事半已零落意興殊無聊也

復安圃姪

月朔得正月廿三日手書所籌破釜沈舟精詳正當而

揆時度勢在今日仍未能行適允言書亦於初四接到
滋翁所論更屬平淡鄙人春來痰多微有喘意又值天
氣過燥出門感受風熱作咳三十夜痰勢驟涌氣亦急
逆苦不可言夜起嚼京半夏十餘粒吐稠痰大半孟始
愈此間無一良醫未敢亂治惟以半夏早晚煎服至初
六而又咯血依理當服涼劑而三七嫌溫麥冬嫌寒幾
無辦法幸久病自知其故仍治痰而不顧血略以蘇杏
之類豁痰降氣氣定痰少血亦漸止十一復大雨雷電
天氣涼爽吾體亦和孱弱如此恐難出而應世矣昨得
晦若來電謝 恩乞假摺已代呈慶邸日內可奏似無
急急入都銷假之理且緩至秋後再商姪久之當喻其
意並非不納良言也志潭在都甚用功循規矩或可望

成就九弟婦昨有書來意欲今年完娶已爲致書夏子
新尚未得復據云襄曾稟商吾姪不知如何設法道遠
未能互酌也辜湯生是否得力不奏明未必能留德事
漸能就範否極以爲念俄約未了據允言云英美日出
而詰責或易措手恐俄成騎虎之勢更難轉圜天津或
言三月廿後必還亦不知確否

復安圃姪

初二日得二月廿二日排遞手書就悉與居住佳暢慰如
所懷謝 恩乞假一疏奉 旨知道了北行止於赴補
自可從緩並非戀戀金陵久當自喻榮本浮慕滋老深
知其爲難此次伯平過談滋老告以初聞百一病劇與
榮謀欲以商務處鄙人百一病痊中止不知此事張翼

垂涎鄙人亦不擅長滋意可感而非知我伯平言之津
津鄙人一笑而已姪慮進言之不易我憂應世之無才
來書自是肺腑之談惜未深悉鄙人哀曲耳仲彭年才
卅九去冬患喘即深慮之春初病已乃二月中旬陡發
喘疾兼之心口作痛西醫治不效遽於二月廿八日去
世其夫人聞病危之信趕即北上亦未得及殊可悲惜
文忠厚德在人五閱月復喪嫡嗣尤爲愴然閨人同氣
之傷自不必說其家僅長媳兩幼男尚須代爲照料也
辜宏銘旣樂於相依似無聽其回鄂之理姪應設法出
奏香性惡人相棄然使辜垂翅而歸必更疎斥前旣強
之來東亦當爲辜設想揚小川是外部遣來前書頗疑
其心術似用揚不如用辜之可靠矣子昂見赴蘇未回

鎗礮俟歸時詢之南洋專以劣者應客前子涵當此差
惟滋帥北上所發乃毛瑟快鎗其張陳輩皆馬梯尼林
明敦之類東省勻撥恐須繳價如繳價尚有滬局能造
總辦毛道慰帥所舉於東事似未便忽視即姪所問之
礮亦是舊式甯局尚有一種快礮值較昂耳齊乃瘠省
姪又拘慎恐未能放筆作直幹況又善書掣肘乎昨招
佐軒族弟來南護滄媳及阿當之柩北去湘中無人可
遣借楚寶處一弁往迎昨伯平來又切託之與致頹廢
之至載之自是時派其未能脫穎卻不以此今之脫穎
者豈皆有肝膽者耶子立昨來復回鄂據云尚思赴東
一行陸伯葵作監臨錄遺諒可在汴如此潛徑赴開封
省事多矣居無明師行無健僕即小事亦爲難耳柿霜

棗肉未到南中春初過暖近始得雨又復重棉時氣頗甚米價日昂而時政專事苛斂誰謂變法可以致治耶

致柯巽庵方伯

文忠公靈櫬已於五月十一過此弟正咯血勉至舟中迎弔痛哭亦未能送至合肥也仲彭年未四十遽以毀卒唐之大中頗重元和子弟而仲乃稟命不融殊有斯人斯疾之感其喪四月先歸見尚寄柩試館以合肥無葬地耳李藩聞將到吳與峴不協無留辦三月之說似欲在此銷夏秋初入都伺候小袁亦非所願耳陶以疾退頗爲朝廷憂海疆乏才乃王之春竟得桂林殊不可解滋翁竟不念曉颿聽其爲廝養卒婦良以爲慨桂事直不必談矣國家舉措若此似非欲自強者弟所

以遲遲不敢出者既無攘外之其實並無修內之機既無國士之知又恥爲衆人之報久病白髮漸生所憂不係一身一家耶滋翁處亦難深談耳上海疫氣漸染及此當事所爲無一非粉飾聞海州分司事尚欲設法翻騰竟屬不顧大局如何如何

復柯巽庵護撫

昨得手書敬承勛勤納祐慰我遠懷前議加稅免釐鄙人慮受洋人之紿考核商務書痛切密陳謂釐爲自主之權稅已與洋人分主必欲裁釐利權盡失報部數外尚有外銷督撫無此必致捉襟肘見極其量不加稅而免裁釐尚爲合算文忠師甚建其說不料江鄂入呂盛邪謀盡徇馬凱之請各國稅猶未定各省釐已降旨

全裁從此疆臣無策可以作事直是大謬之舉閣下真除固爲債帥即仍回藩亦將無米爲炊那得積有餘貲從容歸隱耶承示欲興水利官紳均以采票爲請屬鄙人獻議以決從違下問殷殷何敢緘默賭風創自廣東江南襲之湖北襲之江西即辦尚非作俑閣下以水利爲名開此風氣裁釐以後餉源日涸後來必援例以作他用從此不能再禁是江西賭風從閣下護院爲始此名似不可居去年順直賑捐胡芸楣請開采票翰香面陳文忠師鄙人適在坐文忠曰汝當爲我略存政體可電駁之閱數日周玉山又以爲言文忠乃允之江南因專利來爭文忠歎曰吾甚慚於幼樵實則弟始終未置一詞也伐國不問仁人閣下問弟殆意本不欲行耳其

是非不煩極論矣水利當辦請別籌良法何如至云臥龍即出南陽亦惟鞠躬盡瘁則又非弟意果朝廷以臥龍待之弟亦必出人誰不死即鞠躬亦臣職所宜今之徘徊江上正以吾道日孤輕出即是躁進弟有句云雖非國士知忍作衆人報此今日所持之義也四月以來亦無甚病痛而第一戒酒第二廢書第三嬾出門俗客既不來來者亦無奇士雅人遂覺興致日減有醫者診其脈謂心血漸枯肝腎亦均有病鬢髮見白目力亦入夜輒昏鏡帶輒作張欲就公定方惜乎不敢游匡廬耳

復安圃姪

廿三日得十五日手書知因腹泄遲行由德水小輪拖

帶到都必速近日當已

覲見伏想

召對稱

旨

恩遇日隆爲祝風氣所趨正以媚洋爲自強之秘訣督撫自命佼佼者尤甚時事至此恐難挽回姪書頗多感慨惟粵藩爲岑所擠時岑爲康黨漕之調東則非騰缺與恩恩不願作漕督求峴電都即調江蘇今鄂督承教士之命留錫即不移宮換羽到汴亦須俛首降心諂教事鄂始免波瀾耳如姪之生平和厚尚且時流不喜況鄙人耶玉山初作津關聲名尚好及納交嬖倖官日尊而品日卑慰廷本附和之此時如芒刺在背不得不推出畿輔來書所云翻前人之案係姪案抑袁案耶辜湯生在上海久始迴鄂並未來見據子立云到鄂香濤未即見之並以先見端倪撫大發閒話現頗去住兩難載之

深責子立誤辜而波及乃翁以此香帥遷怒不能到新
任汴有教案其實姪當日留辜同至汴乃其私願或一
保之亦可耳見辜又告假在滬前由滬回鄂適與劉健
之同舟行談及姪契合之真贊不絕口深以香翁為謬
鄙人前云渠不願回鄂為深知隱曲之談姪未能深體
耳薦諸外部外部豈真愛才乎潛兒在此不能坐定用
功到汴須靜養數日鄭處恐人多必不能靜是以獨寓
旅店略抱佛脚並非不肯同住一處尚乞鑒諒年將三
十一事無成去年欲為捐一京秩適在窘鄉楚寶欲為
代墊又非所願今誠無他途可望矣鄙人不善為身謀
並不能為子弟謀拙滯可笑昨得伯納書三哥已復元
同官令已能出屋行走惟手足尚軟不知官限如何猶

以爲念伯平一節千萬在意伯潛並非劾榮於劾崇協
揆疏中援榮爲比致略相銜之入骨曾託奎樂峯帶信
與潛然後許欲傾潛榮又不願似尚顧惜聲名聞人借
端媚時相亦非定論今斷不能請滋挽潛但須知其原
委耳

致安圃姪

秋暑轉似伏中入 覲賢勞可念眷屬何時赴汴諒不
必迂道正定矣都中聞應酬甚闊加以累科知舊五省
京官所費必當大困同官令聞小有不適近日諒已復
元此亦姪一縈懷之事鄙人深切懸渾姪近苦頭眩
九弟婦欲夏處送親赴汴於冬月完婚歸蘆較便已屬
其就近與姪商定望即復示普佑主試諸人尚皆舊學

或不至光怪陸離未知家中能有一二捷音否充新學之弊久則科舉亦在必廢耳鄙人出山之念久已中輟即被以戀家忘世之名亦正不必爲辨惟榮乃浮慕滋則不可爲不知已特其性甚拙其權甚輕而鄙人所以不出之故當使滋翁喻之另詳一函可否與之一閱以結此篇文字此皆肺腑之談望勿以爲意氣而屏之仲彭計當已寄到姪處如送幃可由此代辦惟須寄一信來以見周帀吳西白處即由姪墊五十金其書日內當寄交允言耳相去日遠晤聚何時

致劉仲良宮保

前承手復如接麈談歲月如流秋風又起伏想德躬康勝慰如所懷佩綸流落十餘年壯志已灰去春勉力北

行旋即借差南下實無再出之興加以外侮日迫內政不修迴鑾後一切舉措似與同治初元迥異而中樞外吏直無一摺當有志之人新政紛紜利權盡失不知何以立國即金陵亦非隱居樂土慮不及遠苟全而已前因禁網已深故鄉無屋而此邦又難賃廡不得已竭力買一廢園取其水木蕭森可以適志宅未致而資已罄若欲攜家就官便須掃地重來殊非良策乞病皆知爲託詞而鬢雪漸生脾雷自震如憂時不已文忠歐血衣鉢即可仰承即以氣體論之亦是退藏之候而非進取之年矣我公期望甚殷殊愧病鶴摧翎無復沖天舊態也杜門旣久俗客不來幸健弟需次昇州時來破寂慧之在都相見近與昆仲同來省試盡覩謝庭寶樹其

以爲快山妻姊妹亦相過從客中頗有空谷足音之喜
矣仲彭竟不祿公聞之當爲慘然文忠諸孫均須教董
恨佩綸年力日衰無以仰酬師門知愛耳

文忠年譜癸卯十年最難著筆得公略示數端已得綱
領癸丑至癸亥亦十年壬戌已署蘇撫其在曾營似文

正尚駐江西未到祁門後因李次青事拂衣省母重到

不知何年

文忠言安慶克復後文正招之又言未克安慶胡文忠書責文正即飛函與勤恪孰是

未悉公記其詳否太夫人由里是即赴江西但其中

似又有留滯如舉一節未知何時之事如記及即諭健

弟輩隨手錄之

致秦伯虞院長

子壽次入詞館年甚少以孝行著曾文正劇賞之其文

不待弟之褒揚後弟見於京邸極承器許旋與再同交
申以婚姻情同骨肉死生不渝其先德之文即不逮古
作者亦無譏諷之理況壽文固學行兼茂者惟自正月
檢出此集展閱不止數過而竟未得其旨歸至今不成
一字殆過於矜持以致如此今得先生數語或可本以
發揮耶然亦未敢必也樂山序極易而恨邊方奏議之
不全壽文序極難而憾老成簡畀之不至過於牢騷非
體此其所以難於下筆耳中元伊邇觸緒紛如且過此
數日再說亦嬾人自寬之計歟

復安圃姪

都門復書收到因不知赴汴確期無從作復及聞廿二
接篆之說正擬作函適十五日得八姪孫急電是日揭

曉四八兩姪孫與潛兒同售聞之喜慰直隸今年誠是
額多人少易於入彀而一門竟得三人自是祖父
餘蔭留詒始能有此僥倖迴憶庚午永興寺我三人同
寓姪已入詞林而容姪與鄙人同考北皿居然並捷三
十餘年重逢庚子辛丑恩正併科而叔姪又復同榜
三人各中一子文字之緣良非偶爾允言之先成進士
而官運日隆似吾姪之先鳴而今之叔姪同升則甚似
庚午而更形其盛或者家運縣延書香可以勿替乎迴
首當年喜極而涕惟潛兒已南迴雖知房師爲于海帆
侍講座主係何人取中亦望代詢覆試如何詳在會試
章程此間無之亦望查明見復官卷中式父兄例須專
摺謝恩姪必奏謝不知鄙人亦須謝恩否如須謝

電知以便擬稿至要至要如記憶不清即電小樞輩查之蓋京堂例須謝候補當視告病京堂之例所聞見甚罕耳姪即入闈監臨而書信仍可往來濟南眷何時可到汴闈墨已屬姪孫輩覓寄姪可將題名闈墨由官封再寄一分爲盼

示宗甥

南闈放榜之夕風雨悶人爲甥坐守至四鼓殊屬短氣尊公謂其自滿鄙意則嫌其自餒耳文忠師明春下葬舅母須歸吾不能偕往因於期年一至合肥二十日起程月初始返所歷巢縣東關皆先君子百戰之地廬州城外之西庵則與文忠煮酒論兵者月餘乃兩家交好之始五十年來低徊往事惟有涕洟斗酒隻雞在文

忠樞前痛哭蓋有無限感喟耳歸讀來書益增鬱鬱不
知甥意究復如何儻決以科第爲重則明年癸卯仍可
一戰爲日亦不甚遠此愚公移山之志也如出山之念
已定則江西到後便算定局此亦嫁雞隨雞之法河南
入幕亦向安姪言之但止是混日而非出路將爲就近
下場計明年南皿必多亦非勝算保舉則安姪拘泥以
辜生爲鑒可決其必無若失意徒作牢騷歲月悠悠徒
傷老大非有志者之舉動矣至於世態之炎涼儘可付
之度外也志潭薦而未售以患疔顯尚未南來竹勛欲
其入贅恐不能行而子新老病妾難送親亦復可念歸
後痰咳數日冬令太暄小雨不透未敢服藥至今頗覺
衰態日增稍暇草此數行奉慰

復柯巽庵護撫

昨范觀察德孚來寄到手書並惠名花廿盆精莧各種
謝謝閣下患口糜喉瘡舌裂服犀角石膏大黃芒硝皆
已數兩始愈聞之馳系無已尊體早衰庚子赴揚弟實
代爲危懼即場內亢燥不應伏熱如此之深疑近年稍
進溫補之劑積久生熱口舌發之驟進苦涼峻品固足
取快一時而於衰軀終不相宜公於醫理自信太深尚
析出於審慎是所至禱見在陰氣已復是否頭風已愈
他疾不生尤望數行致慰也魚缸花盆均係定燒大爲
公費痰盂本非雅尚亦復不俗損故人之俸尤見故人
之情受之有愧佩綸不好玩花而山妻嗜之成癖得此
名種足以怡情適弟從合肥歸攜有洋木蘭蒲桃青李

各種栽之良樓下足爲吾園生色皆公賜也淮北之案
至於嚴旨提解城北道死結案稍戢貪風劉公百務
廢弛人樂其簡靖而畏南皮之鋪張即南皮盡釋前嫌
而左右皆生事之人亦難開陳政要此非鄙人有所計
較世事如斯公即惓惓爲國能有裨於時局乎北闈榜
發志潛倖得濫竽姪孫允釐允愷亦附榜末允愷係安
圃少子允釐係容舫姪之子其父庚午同榜閱三十年
庚子而其子復與潛兒同榜三十年爲一世覺區區桂
籍亦有前緣耳此足告慰吾友者文忠明春下葬弟不
克往乘其期年告祭之便拏舟一行廬州本先君子
苦戰之地藉以憑弔遺蹤徒深愴痛十餘日始返歸即
因嗽作喘至今未平精神疲乏之至皆庚子咯血多服

涼藥致此園工羸就翟倅因汪瑞高驟進百計北旋即
亦聽之滋翁老運不佳聞哲生世兄又卒馳書慰之亦
無從排遣此公即久於政府尚嫌力薄道孤若復天意
厄之則世道益不可聞矣

致安圃姪

榜後寄一書鄙人即赴合肥一行明年二月文忠師葬
期閨人須歸會葬不克偕往故於周年自赴享堂上祭
平生知己之地至今老大無成斗酒隻雞徒深愴痛歸
後初四初九連得來書具悉壹是姪到任後送迎絡驛
未免疲勞入闈監臨轉可休息旬日約計眷屬來汴已
可出場矣會試後補覆試如須迴避即可緩至下科惟
親供不知能緩否由都寄填恐惹議論于海帆處薦中

各批自以面交爲正若由允言代索勢難先送贄敬板
價實則此爲荃蹄儘可到都見後自索總由我處避迹
於斯諸事全不順手耳會試如不派知貢舉但用河南
佐雜作號官或可免於迴避以都中收掌各員均是司
員不聞各堂官子弟因之迴避號官均直隸佐雜不聞
直督子弟因之迴避惟今年鄉試倖免已屬萬幸會試
豈能必中儘可聽其自然明年何時可以派定知貢舉
向例在俾潛兒行止早定耳前在都所告各節極可笑
出都時文忠告以爲潛續娶九月回京迎鑾並無再
三挽留之說惟辭呈不允慶邸有書勸出鄙未之答所
言殊奇榮又純作應酬語滋軒咨嗟何益不知姪對榮
慶又如何措詞吾懷已定即亦聽之時事如此儻 慈

聖以對姪一哭之眼淚向鄙人揮之吾即未知死所內
外恣以媚夷爲經濟即姪已持節憂憤亦無能有爲而
況無足重輕之候補京堂也哉香濤初六到甯初九視
事而鄙人仍厲金陵修好與否一聽客之所爲至其忌
才之心死而後已耳辜宏銘昨已來見似可免再招致
子立堂備殊堪惋惜而因代謀辜生一事大受乃翁怨
詈筆鋒且及鄙人天下事閱歷過深竟須去肝膽而專
務炎涼耳不僅爲子立慨也伯平得調通永自是滋翁
之力而桃潭柳岸連臂同升似終南別有捷徑矣姪旣
不言其他鄙人亦不便縱談近於憤世疾俗仰觀天意
似尚不薄吾家則亦審分知足而已

致楊萍石方伯

聞晉擢柏臺兼權徽省不喜公之聲名官職益結上知而喜公之德澤仁心漸能下究吾鄉本屬瘠區自經庚子之亂非休養生息小民何以自存鄉人請發帑代賠公實隱施其惠賑捐千餘萬今之君子不肯助民間一錢而又任意魚肉之景氏告變政未稍悛揚厲鋪張本根已撥所望大君子苦心調劑寬一分民力即培一分元氣體一分民隱即結一分人心所謂經術飾吏治即此便是經術儒者之政異於俗吏拭目俟之仲彭襲侯五月居廬乃以毀卒得公糾合同鄉表彰孝行與晦若高文同致仲侯於不朽古人之義欽佩良深偉姪銜感泣血彌足矜也前在都得見璞山世兄眉宇饒有英氣潛兒在汴亦盛稱璞山策論冠場初不意其小屈然癸

卯在即終是飛騰遠到之材幸勿悒悒志潛三北始得
濫竽辱電感愧佩綸秋暮以文忠期年赴肥一行歸即
喘嗽今始小愈是以久未通問幸諒其遲遲也

復陳弼庵閣部

入夏後以病懶久不奉書昨得手教極慰飢渴小園頗
有竹木甚盼公踐約一來昔既不能踐諾今則決不可
來一則孝達移節江南若從者翩然下翔羣不以爲訪
舊而以爲謁督府悠悠之口慮生猜疑二則孝達與侍
無論其同鄉舊交抑以終隙末途分吏隱決宜應以簡
疏公來則過從必數牽率老夫殊嫌煩擾權其緩急與
其公來而門多長者之車不如公不來而山迴俗士之
駕也志潛兩試京兆不售今年借閑開封勉令一戰願

多人少倖而得之容舫姪之子允釐安圃姪之子允愷亦廁榜末今科雖係新學尚是西法皮毛是以尚堪充數如廢科舉則兒輩終身門外漢矣公對兒孫應科舉之人而嫌科舉爲無用豈老前輩及陶梓芳當日係學堂起家耶未免過重洋文忘卻本來面目耳至科舉學堂各有利弊侍得政自有一番設施稍異夫今之從康梁拾唾餘者既已偷然物外何必縱談世兄輩無人可以爲師公及叔毅可自課之稍長則如時賢之游日本而轉泰西以公負海內盛名所見乃與報館諸公無異豈不大可惜哉文忠師嫡子仲彭襲侯以毀劾於京師其眷屬在甯即在侍宅之後庶子季皋及其母蓋在揚州乃卞頌臣之婿福建專祠一節聞許雲庵不以爲然

以立功省分言之文忠在蘇奏遣郭松林楊鼎勳兩軍
由海道克復漳州見於方略及左文襄奏議與助克浙
之嘉湖彷彿以責備言之臺灣割畀日本終是一生遺
憾此固不必爲親者賢者諱侍從未向我公談及此事
公亦何必向侍剖辨抑亦淺矣潤師身後蕭條記辛丑
曾告左右內弟怡棠以昭信票獎敘郎中見仍在霸州
恐鄉曲無通儒讀書亦無裨時用極以爲念而無策援
之尚有一妹未得壻也仲勉在戶部爲崇禮作司官似
無意味何時可以截取改外惠亭頗爲須閣所賞今年
不得輶車境況若何侍有勝情而無勝具終日靜坐大
可充道學先生惜乎太舊耳相見無期放筆縱寫恃公
不以爲侮

致安圃姪

十五日陳竹助由湘來以夏子新足疾欲令潭入贅適
潭患頸腫不能乘輪止能緩辦喜期屢改究屬非宜鄙
人十九偶患喘急殆因招寒及夏事拂意而起先八月
閒有戴瑞卿者論吾脈謂肝腎兩虧心血枯耗意甚然
之未暇調理此番治之又誤認本證未能化痰略用二
陳便略
血絲戴更
不致放手以致喘疾至今未愈脾胃不香殆伏衰機即
有良醫亦非壽者相矣慰帥留甯僅兩日欲來未來通
譜之舉乃擢漕帥時事庚子即知之桂林之婚似尚未
聘此公與香翁均力主新政用錢無度者訂交亦世法
豫之教士聽命漢口恐北洋亦鞭長莫及香翁到此而
月始有振作意見子涵委上海米釐並欲修好而初十

忽補午莊促赴新任香進退維谷一切生事之徒均皆掃興午莊未知何如而金陵士民痛恨香翁幾如酷吏所不解也洋使如不說話負此萬壽菊花龍如說話亦非國體耳 迴鑾以前榮相言聽計從近聞岑署川督王擢桂撫均出獨斷似內寺為政者確否各報又言滋翁以家事頽唐略園又病吾姪處消息當真幸詳以告我時艱如此即姚宋作相煞費支持若復政以賄成橫潰決裂大局益危矣入冬得雪一次仍嫌太暖米年豐亦貴民不聊生殆非佳兆

志潛輯刻 先公奏議詩文既竣事復念 先公在朝
在野所交皆名公巨卿方聞碩學往來書札非關朝局
即涉學術文章足補奏議詩文所未及亟宜廣爲搜輯
以永其傳外祖文忠公部分諸務整齊畫一所得 先
公函札均排年存貯既締姻 先太恭人遂取以歸自
庚辰至戊子一無缺漏其間癸未甲申函牘最多閒有
遺失蓋亦廬矣陳弢庵師壬午視學江西後凡 先公
所寄書均藏於篋志潛徵取悉鈔副以畀與文忠書多
平章軍國之大與弢師書見爲學津逮之郵志潛既獲
是二者始基已立不難竭蹶從事矣癸卯 先公棄養
後每見父執或其後嗣輒流涕誠懇以是爲請雖零縑
斷簡亦次第鈔存惟與張文襄丈書所存甚少當壬午

癸未 先公在朝時書札幾無虛日然文襄於要函密牘不甚愛惜隨手輒散去此集閒有一二猶係展轉得自他處者再同外舅廉生祭酒皆與 先公爲文字交塞上三年津門七載或論管子學或談碑板魚鴈最煩惜其後人皆不留意於此故所得亦無幾李文正公與先公之交海內所知也志潛求 先翰於其嗣符曾侍郎不可得既鐫板矣辛酉春閒其家忽以名賢手札售諸市肆其閒 先公之書爲多弢師得其半舉以歸志潛則論張謇論袁世凱諸函悉在明允辨奸先見有如著蔡惜國祚將傾言雖沈痛終不足以回知己之聽也從弟志潭得其半亦屬弟沂鈔輯之則寄居津海鬱勃無聊之況憂時憤世之懷胥可於此得之蓋 先公

與文正沆瀣一氣所言較致他人者尤懇摯亟補入集中而在辛巳以前者以板已開雕無從敘入祇可留待補遺矣健庵從兄處沛汴之函以年代尚近得向健兄索歸京聞之函則從弟恂為檢覓及之桂林五載之函從弟志潭曾經檢得裝褱以歸志潛置諸金陵書室辛亥之亂未及取出遂燬於兵記其中有論被逐事及不克預出津署之原委甚詳惜無從刊入矣編旣竣都為六卷自先公官翰林至辛巳再官翰林為第一卷壬午再直起居注為第二卷癸未甲申攝諫院使閩疆為第三卷謫戍塞上為第四卷作客津門為第五卷被逐以至再起為第六卷雖猶非全豹於前三卷可覘先公經世大凡後三卷可窺先公為學門徑而一生身

世之感兩次賈禍之由後之人俱可攷見崖略此則志
潛編琴是集之微意也壬戌年七月既望男志潛謹識